



### 勝利兩週年

這半月內，正是兩年前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經過了八年艱辛的抗戰之後，初嘗勝利之果的歡快時節，然而兩年過去了，我們的勝利在那裏？恰恰相反，中國已由「四強」降而為「中韓並列」，戰敗的日本正飛速的復興起來了！

八月十五日，兩年前的這一天，正是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子。當時每個中國人在憧憬着多麼美麗的前程！

然而兩年裏，我們所過的日子比抗戰時期還痛苦萬分，而且苦還更在後。兩年來戰勝的中國已由「四強」之尊一降而朝鮮並等，魏德邁頭次來中國是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的頭銜，二度重來，却是「中韓調查團」的大使身份。

兩年裏，美國已盡極極把戰敗的日本扶植起來了，麥克阿瑟不斷宣佈「民主的日本，已逐漸完成，並且已允許他開放貿易，恢復戰前的生產，同時，更宣佈迅即召開對日和會，堅主取消否決權，以便多方袒護日本，減少其賠償額，減低其負擔，以便加速其復興。

現在，美國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允許借給日本六億元美元，自己情願犧牲了大量的賠款，這與美國對我情形相比，實冷暖大異，我政府向美要求五億的借款，整整鬧了半年最後還是不答應！

而且，美兵三人在日本強姦了一個婦人，立即判處無期徒刑；而在中國，美兵也姦淫一個婦女，經過我全國一致的抗議，美軍舉行了軍事法庭會審的手續，勉強判處十五年徒刑，結果却不是那樣一回事，到頭美海軍部竟宣佈無效！

兩兩相比，使人欲哭無淚！然而我們不必怪美國，更不必怨恨日本。一切全怪怪自己，誠然，「趙孟所費，趙孟能賤」。又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 希望與客觀的真實

魏德邁來中國已經有二十天了，他已經結束了華北的調查工作，現正開始其華南旅行，在這二十天當中，環繞在他身邊的空氣已不似他初來時那樣的興奮

熱烈，反之，冷落的氣氛與日俱增。

根據他來時的聲明，他是挾着一所希望的「真實」來求證客觀的真實的，大概是「客觀的」與其所「希望的」頗有距離，於是空氣就發生變化了，據孫副主席談，魏使對在中國所獲之資料「不十分滿意」，又說魏使一發見中國局勢較預料者為劣，一並對政府解決當前問題之若干努力，「頗多非議」。

於是首先發難，給魏氏顏色看的，就是南京的參政諸公。盧前大呼：「對魏氏不必過份重視，政府不必將參府當成太上南宮，錢公來亦稱：『參政會雖歡迎魏德邁來華，但並非崇拜之如天神！』，邱昌渭則露骨表示四點：(一)美國對華政策錯誤，引起中國紛亂；(二)政府係用武力壓平叛亂，並非消滅共產主義或政策；(三)和談不能解決問題(四)美助華即等於自助。羅夢舟則更狂呼美國對華戰爭即妥協乎？應早決定。如戰，中國尚有數百萬大軍，不必着意日本！



由報紙字裏行間透露的消息，我們略知魏氏建議國軍縮短戰線，緊守戰略要地，而在後方進行軍事政治經濟的革新工作，政府是不同意這種意見的，凡此可見於參政諸公雷章武輩之力斥退出東北論，以及一北方二十九省市救國會代表致魏魏氏，強調北方在中國之重要性，謂華北若不保，將影響整個世界和平。而於魏氏蒞滬之際，東非外交協會又曾建議主

張廢止雅爾達協定。老實說，美國自有美國的算盤，美國的所謂援華，完全是基於她本身的利害，她的政策是一貫的。然而令人所感嘆不置的是：前時時中共和民盟罵美國對華政策錯誤，時至今日，政府中人也批評美國對華政策不當了，其實美國自始至終仍是美國，只怪我們自己認識不清，因此這些時日，自力更生之說又甚囂塵上了。

當魏氏來平之際，曾會晤了不少社會名流，其中燕京校長陸志京在新聞記者追問下曾透露了一點消息；他說：「美對華政策業已確定，若貢獻何等意見，以冀其更改對華政策，實為異常困難之事。而。宗仁主任在市黨部紀念週上的報告，更是詳盡透澈他說：『我們中國在他們(美)眼裏看，不像希土那樣有戰略上的重要，所以對於我們的援助也就有緩急不同了。再則美國為緩和和世界衝突，也許盡量避免對鎖形勢的形成，不致有過份的幫助中國。我們要認識了這一點，對於這個問題才不致失望的。末了，他更痛斥：『有人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解決中國問題，那更是很大的錯誤！這些話是足資反省的，我們想起了「孫科主義」。』

### 戡亂新形勢

這半月內，政府對於戡亂工作有新的部署。首先在政務方面是開除了李濟琛的黨籍，據世界日報訊：「中監會調查李濟琛違反黨紀事實時過去曾一再書信，去嚴加處分，以冀李之悔悟。惟最近來，李在港變本加厲，每遇中央有何措施，李即宣言反對。總動員令頒佈後，李復以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名義發表宣言，猛烈抨擊總動員，詆毀蔣總裁，且在粵組織游擊隊，有軍事行動。另：陳銘樞，何香凝，蔣光鼐等均在港參加組織之中政會，這便明了在香港一隅是聚集了一些反對政府的在野黨員，而政府為徹底執行戡亂政策，已不再講什麼情面了。

在軍事上，針對着國軍縮短防線的流言，政府在加緊部署北方的陣容，首先改組了北平與東北兩個行轅，統一了軍政機構，在東北由陳總長的親自坐鎮，蔣主席親臨延安指示，看情勢，共軍若有打通陝北與內蒙走竄的企圖。在魯西豫東是另一個戰場由於劉伯



梁永

# 美國對華政策窺測

魏德邁來華已有數週了。他的來，說明美國又在嚴肅地考慮對華政策問題。根據新的情勢重新審定其政策。將來有無改變，魏公的致電報告，定是一個重大因素。更不論美國政策有無改變，對於中國都有重大的關係。我們無法從魏氏的葫蘆里是什麼藥，但是美國對華政策中有若干點，經過多年事實的證驗，可以被認為是已定的。我們且用個笨法子，把這些可以歸作確定的要點，拼湊起來，看能湊成個甚麼東西。

第一點，幫助政府。沒有人懷疑這一點。美國對政府雖然有激烈的批評，然而批評自批評，幫助自幫助。在國共兩黨中間，美國絕不會偏愛中共，除非瘋子才能懷疑。這一點似乎不必多說。

第二點，迅速的大規模的幫助不可能。這一點需要多說一點，若干人以爲魏德邁來了以後，飛機大炮金圓物資都要源源而來。這般人的期望是又要多，又要快，而且毫無條件。在我們看來，這是奢望。過去一年多，美國人幫助了不少。依照美國人的計算，這批東西應該能成就點一個局面了，都不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問題自然不在美國物資與軍火的效用，完全是在於運用的機構與效率。這些事實挫折了美國援助的勇氣，甚至信心。在更多的援助之前，必須先有若干事實，使美國人恢復一下信心和勇氣。這是一。

除了這點不說，大規模援助在美國內也要遭受很多阻碍。美國的輿論一直是對政府不利的，在這種輿論之下，美國政府不得不有所顧忌。還有，過去美國的對華援助，絕大部份是根據總統戰時權力執行的，不必經過國會立法，只要杜魯門一簽字就可以了。今年三月六日，總統戰時權力經過兩次削減，已經大部取消，剩下的一點，僅只是關於進出口統制和船舶管制的。杜魯門馬歇爾雖然滿心想援助政府，但是手里也沒有多少，可以自由運用的權力與物資了，所有者不過一點剩餘物資的剩餘罷了。這批東西可以迅速運用，然而不能構成大規模。如想額外有什麼舉動，先得國會立法。美國國會雖由共和黨控制，然而這個國會在七個月的開會中，從未提到中國問題，而它從七月份起又已經休會了，須到明年春天才重新開會。共和黨國會是反蘇反共的，然而它的特點之一，是反對對外援助，首先就折垮聯總，繼之在援助勞工法案上，對杜魯門主義迎頭一擊，使國務院準備好的援義。援助南韓等等計劃胎死在腹中。馬歇爾援歐計劃雖然提出了，然而結果如何，誰也無法預言。又要反蘇，又捨不得花錢，誠然是一個矛盾。然而這也正可說明，美國雖然反蘇，然而距離美蘇戰爭還遙遠的很。反蘇傾向是固定的，但是枝葉具備的反蘇作法，却是沒有定形。中國人只聽見了所謂杜魯門主義，却沒有聽見杜魯門主義在國內國外所遭受的反對。更有人熱心的提倡把馬歇爾主義適用到遠東，却不曉得馬歇爾主義還只是一張空頭支票，美國國會給不給錢，現在還無法預言。即或國會通過，也要等到明年春天。從這一切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是無法又多又快的。

第三點，排斥中共。前些日子報紙謠傳杜魯門訓令魏德邁努力設法使國共接近。更有人預測美國對華政策又要回到馬歇爾的調和路線了。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殊不知馬歇爾路線就不一頁。初來華時，馬歇爾是贊成政協決議整軍方案等一套的。到馬歇爾離華時，馬歇爾自己也放棄這一套了。在他的離華文告中，他所祝福的是不包括中共在內的政府改組。從

彼時起，排斥中共又統一的全國政府之外，就成了美國政策中確定的一項了。美國人願意把一切有名有姓的政團與個人拉進政府，然而不要求中共，以便孤立中共。從美國人看來，聯合政府的組成，更足以增加中共的力量，更可怕地，還會把中共的影響擴及全國，留不下他一片乾淨土。與其如此，還不如把中國分裂，至少把中共排斥在某些地區之外。今年三月，美蘇英外長去莫斯科開會。好多觀察家原以為美國會自動拉攏蘇英來調停中國內戰的，却不料美國一聲不響。及至蘇聯根據一九四五年冬莫斯科宣言提出來了，美國遲疑了一下，就斷然予以拒絕。當時好多人大惑不解。如果能早了解這一點，就不致有那麼一次的幻想與失望了。既然如此，美國早不會努力調停內戰了。

第四點，對於中國的貪污腐化，人權無保障，豪門資本的猖狂，美國印像至為深刻。貪污腐化，使美國覺得自己的物資金錢被浪費，人權無保障激起了美國輿論的抨擊，豪門資本的猖狂使美國人無法做買賣，這都足以引起美國不滿。更重要的，美國人也同樣明白了這些，大大地破壞了國民政府對中共的作戰力。美國似乎已經認識到，這一套如不大大革除，則美國援助也無濟於事。要使美國援助有效，中國自己必先有所作為。

綜合以上所說，可以概括出這樣一個輪廓，援助政府，美國是很誠懇的。然而不可能又多又快，却是必有條件。在未來的小小的援助上面，一定附有大堆的不入耳的語言，希望政府如何如何。我們可以預料，到魏德邁離華的時候，一般原來極為熱烈的人也會有點清醒了。如果是小小的援助，大大的條件的話，那不但不能滿足若干人的熱望，而且杯水車薪，顯然不足以應付緊急的局勢。這樣的方案，顯然是不能把病治好的良藥，中國人清楚，美國人當然也清楚。在此之外，顯然還得想辦法。根本的法子還在和平，如果不能使中國脫出戰爭，大羅神仙也不能挽救浩劫。但是這條道路現在似乎已經走不通了。

，總動員頒布以後，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而且，從美國人方面，我們也沒有看出停止中國內戰的意向與努力，在美國人心裏，和平也死了。美蘇戰爭的可能雖然還很遙遠，然而分裂的局面似已確定，在這種局面之下，美國當然不願重於求取中國的和平團結。

談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覺到若干美國報紙傳言的縮短戰線之說。和平既不可能，到唯一可能使大局由緊急轉趨穩定的辦法，只有縮短戰線了。政府不應該在如此廣大的戰線上作消耗龐大的戰爭，似乎已成爲美國不得不做出的結論了。老實說，經過八年戰亂之後，本無力量支持如此龐大的攻勢，局面之所以造成，美國大有關係。然而今後美國的援助與過去一年間的援助，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是較決定的因素。這種做法，與上述的美國政策的要點，也免可符合。縮短戰線以後，美國自然要繼續援助政府，而且軍事上的相持，也可以爲美國準備時間，以便從容援助。縮短戰線只是減小戰爭的規模，決不是和平，也不是休戰。其特點是：既要緩和戰爭，却決不緩和敵愾，既要暫時放棄若干地區，但也確保許多地區，既要暫時防備，却準備將來反攻。這與排斥中共的決策相配合，也與美蘇分裂的趨勢相配合。如果美國已經看到，戰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必須有所變化，然後美國援助才能有效，而又要堅持援助政府排斥中共的政策，則似乎只有這一條道路了。

到今天爲止，美蘇的大勢是分裂，不是戰爭。美國要援助政府，但是不能又多又快。這兩項根本的原因是縮短戰線論的最主要的論據。這些論據雖然在事實上是強有力的，然而在主觀上則是最不受歡迎的。事實雖然常常比主觀更堅持，然而不受歡迎的事實常常遭受主觀的抗拒。因之，上面一篇話，只有可做爲一種客觀的觀測着，我們不能武斷他在實際上的遭遇如何。

# 關於對日和約初步會議

王鐵崖



七月十一日，美國政府開參加遠東委員會的國家建議，八月十九日在美國召開十一國會議，討論對日和約草案。該建議提出以後，有關國家的政府已經先後予以答覆，表示意見，截至現在為止，各政府對於美國所建議的對日和約初步會議見解並不相同，因此，此會議勢必延期召開，事實上，八月十九日不過是暫定的日期，美國政府已經聲明改期。見解如何調和，會議如何召開，以及建議如何實現，在原則上或無問題，而在具體的方面有待今後的磋商。筆者願於此時就有關對日和約初步會議的若干問題予以簡略的說明與討論。

(一) 地點 在美國的建議，會議的地點為美國的舊金山或華盛頓。此次會議是美國所建議的，也是美國所召集，美國決定會議的地點在於美國，已無改變的可能；至於舊金山抑華盛頓，因歐洲國家的關係，華盛頓的可能性較大。中國方面曾經希望對日和約在中國召開，初步會議的地點表示同意而對於將來正式會議則表示意見，但是，如果未有事前妥當的佈置與接洽，將來是否符合中國的希望，恐仍成問題。

(二) 日期 美國所暫時擬定的為八月十九日，但是英國以及

不列顛自治領的澳加等方面均表示反對，因為八月二十六日為不列顛聯合國在堪培拉開會的日期，而此會也是以對日和約為討論的主題。從前既不可能，遂有九月間召開的擬議。但是，九月間是聯合國大會的會期，是否仍有重複之弊？同時，十月初已經決定召開四外長會議的預備會議以討論對德奧和約，接着十一月間又要開四外長會議決定對德奧和約，是則對日和約初步會議應不延至十一月之後？就中國而言，對日和約之早開與晚開是各有利弊的，而就整個國際局面而言，則如果有關國家的意見能夠求得較妥當的協議，同時等待歐洲局面之可能的澄清，對日和約初步會議稍緩一短時期，未始不是較好的辦法。

(三) 性質 所謂對日和約初步會議，在性質上，是具有兩種的意義，至少美國原是採取這樣的看法：第一，會議是將來對日和約預備會議，為將來正式會議做擬定草案的準備工作，第二，會議是技術的研究，以討論專門問題為其主要任務。決定會議性質的組成，因此，美國所建議的，是由各國外長的代表主持會議，參加會議主要為專家與技術人員。但是，這樣的看法在理論上既不妥當，在實際上也有一若千國家表示異議。除了假定遠東委員會或者美國有權決定一切，或者已經決定一切之外，和約的成立在理論上應由有關國家對其重要原則與問題先取得協議，商得解決才談得到草擬和約條文，否則專家

將有無所適從之感；原則的協議與重要問題的解決是各國外交當局  
的責任，而不是須要代表與專家所能担負的任務。在實際上，蘇聯之  
主張先舉行四外長會議，其理由在此；英國之希望遠東委員會十一國  
外長先會談，其理由也在此。美國似乎也稍些修改其意見而提議，先  
由各國外長舉行簡短的會議，然後各國外長與專家舉行各種會議。現  
在的問題在於簡短的會議能否對於原則取得協議，能否解決重要的  
問題。

(四) 程序 所謂對日和約初步會議是起草與訂立的程序的一  
部份，而這會議也就引起整個程序問題。在這問題上，美國與蘇聯的  
意見顯然不同，美國的建議是：先由遠東委員會之十一國舉行初步會  
議，討論對日和約草案，討論之時其他會對日作戰的國家可以有發表  
意見的機會，和約草案完成之後提交所有對日作戰國家的全體會議  
考慮。蘇聯的意見是依照其他和約起草簽訂的前例，在程序上分為數  
階段，(一) 四外長會議決定原則，(二) 四外長代表會議商議起草  
(三) 所有對日作戰國家舉行全體會議，提出意見，(四) 四外長  
會議作最後的決定，(五) 全體會議正式通過簽訂。就此問題而言，  
一方面波茨坦宣言以及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長會議決議未規定訂立  
對日和約的程序，但是在另一方面整個程序問題似不應由美國政府單  
獨決定，而應由有關國家協議規定。再就美蘇兩方的不同主張與意見  
而美國的主張，其弊在於，原則與重要問題無充分討論的機會，蘇聯  
意見，其弊則在於，四強過於把持而且程序複雜繁重以致工作無法積  
極進行。折衷的辦法也許是兩次會議的解決辦法，第一次的主要國家  
會議，在蘇聯領導之下作詳細的討論，第二次的一切對日作戰國家會  
議作正式的決定；同時，這也許是英國所建議的辦法。

(五) 表決 美國的建議是：三分之二通過表決方法。對此建

議，中蘇都提出意見：蘇聯重視四強會議，實際上即要維持四強的否  
決權；中國則在三分之二的表決方法與否決權之中提出折衷的意見，  
亦即所謂修正的否決權。中國主張，在十一國之中三分之二通過之  
時還要四強之四分之一同意才發生效力。這是在遠東委員會初成立  
時美國所會提出的辦法，其時蘇聯主張四強否決權，美國想以此辦  
法以限制否決權的範圍，然而後來因為蘇聯堅持其主張，美國也就讓  
步於絕對的否決權。在對日和約初步會議之中，如果中蘇兩國的主張  
與英美各國有根本不同之點，則表決方法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  
如果原則上確定十一國參加的會議，表決的方法恐難做到修正否決權  
的地步，更談不上絕對的否決權。

以上所提到的各問題都是關於對日和約會議的形式上問題。然而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獲得解決，則會議的召開與進行都不免發生困難  
。對於對日和約關係重大的中國更應該慎重考慮這些問題。前些天，  
報紙傳說美國政府有意不顧蘇聯的反對而召開會議。如果真的如此，  
中國在參加會議之前還要考慮一點：一九四二年的聯合國宣言所作不  
單獨與日本言和的諾言，美國儘可置之不顧，而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  
同盟條約規定：「締約國担保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非經彼此同意，不  
與現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企圖之任何其他  
政府或政權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中國對於此條約的規定將採取如  
何的態度呢？

君如愛讀本刊

請即從速訂閱

# 暑假裏的煩惱

費青

還是消夏中寫着玩的一篇小品文字。內中事實，先曾在和朋友談話中做過談資，當「觀察」主羅謙安平兄過平來拉稿時，他纔慈惠着我把這點小經驗寫下來。所不幸的是這篇文字剛寫完，北平就發生了關於這次四大學招考的種種傳說，有些朋友就認它是個不祥的預兆，勸我不要發表。但我想這篇文字的主旨既在勸人珍惜學校的清白，和學校有關的任何方面一定都會同情這個基本立場，所以先用它來做這「知識與生活」的文債。

筆者後記



暑假到來，終年在粉筆灰裏討生活的我，很想可以清閒一下，看一點平時沒有心情看的書，睡幾回酣暢的午覺，報紙也想暫時不讀，不祇可以「翻砂不知，理亂不聞」，還可以省一點錢；當時確未想到：暑假正是學校裏招考的季節；而更未料到：招考竟會帶給我——在學校裏不負任何行政上職務的我。——如許的煩惱。

先是接到不少親友的信，都是爲了子弟要考大學，而知道我正在大學裏教書，所以來拜託「幫忙」。對於這些信，倒還不難覆信婉謝，雖是已經費了我不少的時光和紙筆。所難的却是那些親自帶了子弟來訪謁拜託的親友們，來一次總得敷衍上半年，說不定還得留飯，尤其在當面應對中，很容易使雙方都感到尷尬和不快。

在招考前「星期的一個上午，我正寬衣跣足地躺在沙發上開卷想讀羅素的新著，「西洋哲學史」，就來了一位從未見過面的長輩遠親。他帶來了我的族兄的一封信，和一位準備考大學的「二小犬」。在敷衍了一會親屬關係，家庭狀況，大局天時之後，才談到來訪的

本題。下面是那次對話的摘要：

客：「這次務請××兄看了親戚面上幫個忙。」

我：「應該，應該，只是現在大學裏招考確實是嚴格得很，何況我在學校裏更不負行政上職務。」

客：「××兄何必如此客氣，就是××兄自己不負行政職務，也務請向負責的同事們轉託轉託。」

我：「實在對不住得很，學校裏確實都是公事公辦，招考一切手續尤其嚴格完密，不容任何人上下其手。我看重要的還是××弟的努力準備，考試時尤其不要慌張，字跡要寫得清楚整齊。」

客：「遵命，遵命，可是咱們既然是親戚，不妨講點體己話。去年，大小犬去投考××銀行練習生，三小犬去投考××中學，最初託了些朋友，因爲交情不夠，却聽了他們一派官話，後來總算託到了親戚，事情才弄妥。可是，我這幾句話請××兄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說祇有親戚才能彼此了解困難。我這二



小犬資質還可以，所以我才指望他能够讀個大學，可是實不相瞞，我當小公務員的一點收入，絕對不够供給他讀大學，所以將來還得拜託××兄替他弄個公費額。」

我：「公費制度下半年大概將有變更，若是××弟要整請，我當然應該替他證明家庭經濟狀況，可是：」

客：「這真是感激不盡，現在中國的事那一件不是人事問題，讀書也好，謀事也好，沒有熟人幫忙，就都沒有辦法。可是話還得說回來，若是祇是多講一點人情，本來還沒有什麼大不了，現在都因為人事已經抹殺了法令，才造成了現在這個局面。例如文武大官們的生活，若是他們真的祇靠一點官額新餉，那裏够住洋房，坐汽車，天天請客，夜夜跳舞，還不是各具神通，能另有辦法，苦就苦了一輩小公務員，可是小公務員中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小辦法的，說句體己話，祇要人靈活，職務不太死板，油水總能多少撈一點。你知道，大行家那一家沒有兩套賬簿，一套是預備人家查的，一套是自己用的。官家的層層審計，疊疊監察，還不是加多了幾重賄賂和剝削。中國就是這樣一個雙重性的社會，一重是官價，另一重是黑市。一重是官樣文章，另一重是實際情形。做中國人要不吃虧，能生存，就得先摸熟這個黑市，這個實際情形，××兄，你們學校裏到底實情如何？親戚間何妨說說實話。」

我：「若是像老人家所說的都是實情，那麼，慚愧得很，我們學校裏的同人們真是些不通世故的獃子，跌得祇會公事公辦。不做的早就不再當教授，而去做了官。對於像老人家今天大熱天裏特地來囑託的事情，尤其覺得抱歉萬分，因為我實在一點忙都不能幫。」

客：「我既然已經說了一大堆實話，索性再多說一點。據說：你

們學校去年收新生，就有兩扇門，一扇是須經考試的前門，另一扇是不須經考試，而祇憑分發，保送，和種種特種資格而入學的后門。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我不負學校裏行政上職務，所以不能負責地和詳細地答覆。我所知道的是：不經考試而准許入學，都是根據了政府的法令。若是說它是后門，那麼，這后門並不是學校自己開的，而是政府或教育部來開的。因此此種法令，有些人或能利用了和其它機關的黑市關係而取得分發，保送，或特種資格的證件，竟得入學，也不是不可能，但即在這裏，作廢的決不是這學校，而是那機關。總而言之，我希望像老人家能了解：我並不是在打官話，而也是在說實話。」

客：「這樣說來，你們學校竟是現在中國黑市社會裏的一個清白孤島。」

我當時聽了這位老長輩的最後一句話，雖不能認定他究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使我自己却已感到耳朵有些熱，面孔大概有些紅。幸虧這時我的太太正從廚房裏出來通知我們就要去開飯，又極力緊留兩位親戚在這裏便飯，這才把一個小小危機安然渡過。可是這句「黑市社會裏的清白孤島」，却深深地在我內心中發此酵來。

當天晚上。我就作了一個怪夢。夢見我和學校裏的一輩同人和學生，正處身在一個漢白玉石的孤島上。四圍海天如墨，遠處雷電隆隆。黑暗中更像有無數的龍蛇魚鼈，張牙舞爪地，正從天上海底來侵襲我們這個孤島。彷彿又聽見有人在高喊：「大家起來，保衛這個黑市裡的清白孤島！」這時雷電已近，雨點浪花也開始着襲擊。我難在人羣裏拚命地向龍蛇搏鬥。一個霹靂終於把我打醒，醒來却發現半夜裏正下着大雨。（三六，八，七。）

# 談青年學生底苦悶

張豈之



要討論青年學生苦悶的問題，首先要我出致使他們苦悶的根本原因，然後方可着眼於解除苦悶方法之探求，反是，則必流於不着邊際之空談，不但解決不了青年的苦悶，且使他們在苦悶的泥沼中陷的更深些。

若覺得青年學生的苦悶應由他們自己去研究，去找出解決的方法，不必求教一般已成名的年老的學者或文豪，因為他們對事的看法，適應環境的方法和現在的青年學生畢竟大不相同。在青年朋友集體研究下最後終會找出致使他們苦悶的真正原因，他們也一定會創出一條新路，逃出苦悶的泥塘而走上快樂的道路。

期 九 第

若把青年學生的苦悶當作心理學上的情緒 (Tension) 看，則此問題終不會得出圓滿的答案。若進一步說這種憂鬱的性格要不得，牠不僅妨礙工作且對整個國家民族有害，應該努力克服等等，這種空洞的言談將使問題變得虛幻飄渺。我要肯定說：今天青年學生的苦悶是真實的「存在」，決非是任何

一種病態心理，也不是因為希望突然消失而留下一片惆悵的失望所引起的心理憂鬱。今天的中國正是一塊苦悶的大泥塘。單從青年學生一方面說，他們看到惡劣的現實環境，並且身受到牠的壓迫，但是，他們不被允許着反抗，去改造，甚至，對「現實」批評一兩句亦不可能，即令他們批評的態度客觀而發言公允。高壓的政治直接間接地剝奪了個人底自由；泯滅了人類的理性。若回過頭去看過去不遠的幾次學生運動，則不能不令我們瞠目咋舌；對中國今天的「現實」感到從未有過的失望與驚訝。

青年學生又都是感情豐富，敏感異常，對真理與自由又都有着超越生命的愛好，在這樣惡劣的現實環境下，他們當然要憤怒，要求改革，事實上，這是最溫和的反抗。每一個青年學生手上既無槍，又無鐵，他們僅憑一顆因愛真理與自由所激起的力量呼喊一陣，結果還受到大壓迫！這怎麼不令青年學生悲觀，絕望，以至步入苦悶的泥沼？

從小的地方說，青年學生們底家大都在

「戰火熱燒的地方」。家裏有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子，他們怎麼不為自己的家人擔心？我就親眼看到一位東北同學因為久久接不到老母的來信而變得瘦骨如柴，焦燥不安，書也唸不下去了。他們的生活也受到「內戰」的影響，輔食費永久追不上物價的上漲，家中經濟來源既已斷絕，光靠學校「公費」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歐美各國的大中學生每逢假期不是集體旅行便是作集體的學術研究。再轉而看今天的中國青年學生，他們那有這份閒情？那一個寒暑假不是在風雪及烈陽下帶着一顆焦慮的心在階高窩頭的慘境中渡過？同都是青年學生，應該享受同樣的讀書，遊戲的快樂，但實際上，他們所過的生活懸殊如此之大，一在地獄，一在天堂，雖然如此，中國的青年學生可會埋怨一言半語？八年的對日抗戰，中國青年學生表現的最英勇，他們確會受過苦難，勝利了，他們本該無憂無慮地到學校去學習，但「現實」這麼壞，逼使他們不能自由由地讀書，痛痛快快地遊戲，這是誰的罪過？當父兄的應該深自反省，應該慚愧，應該立刻把罪過洗掉，難道還忍心坐在自己舒適的書房裏寫一些責備青年學生努力不夠的「教訓文章」嗎？

學生作學術研究亦無自由可言，發首寫文章均受限制。自學校畢業之後，即令所學成績甚佳，若無所謂「人事」關係，則休想覓到職業，即或能找到職業，亦非所學的一科。於是，失業，「所學非所用」便構成青年學生苦悶的大原因。這些或多或少都與過去學校裏存在着政治上的小圈子主義有關的，還有現在教育制度下，考試成爲最主要的一根支柱，於是，大，中學生要經過無數次考試。教育的目的早已不是訓練學生作「人」與培養學生學習興趣了。一切都爲了分數，一切都爲了學分！分數與學分不僅關係學生升班留級且亦影響他們底生活；一旦分數不夠，則獎金去消，學生被攔出校門，生活立刻無着。實際上，考試不能公平地測驗學生底成績又是公認的事！

目前，中國青年學生底肩上壓了千萬斤的重担，他們的四周是高牆，頭頂上祇留有一小片灰色的天。他們的力量有限，死命也撐不起肩上的重担，最後祇好疲憊地倒下，被高牆緊緊圍住！還在五四時代高唱的「民

主」與「科學」到那裏去了？理性與自由到那裏去了？這是一大片苦悶的泥塘，青年學生底苦悶乃是必然的。

雖然如此，但苦悶仍有方法可以解除。假若青年學生看到中國今天的政治不如此敗壞。政治能够真正民主。他們能够暢所欲言，能够自由地研究學術，生活有定。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再唱苦悶的歌，寫苦悶的詩。青年人是無邪的，他們都是熱情過高，敏感異常，因此，他們能分明地感到敗壞政治對於個人以及全體人民之壓迫。我們底政府和教育家最不了解這些，他們視青年人的爲正義爲真理的「吶喊」（也僅是吶喊而已）爲「受人利用」，「破壞治安」等等，這樣，不但不能使青年心服且使他們對政府失去最低限度的信任，由不信任而轉變成深的憤怒，政府終於失去了許多精明強幹的青年。事實上，他們又都是無黨無派，亦未曾在校內作任何政治鬥爭，若政府能够澈底改造政治，接受人民對牠的批評，給人民以真的自由，這不僅對於青年學生及人民有好處，而獲益

最大的還在政府。

在這裏我得提醒青年朋友們，我們雖生在苦悶的大泥塘，但不可光以苦悶了事。在一陣集體研究，集體討論之後，我們既獲得了致使我們苦悶的根本原因後，便要用集體的力量去解決苦悶。雖然我們今天感到絕大的苦痛，但這些苦痛可以克服。睜開眼睛一看，我們自會覺得自己的苦痛與人民比較起來實在不值一論。因此，我們要把整個人民的苦悶（豈止是苦悶！）也視作是我們自己的。這樣推論下去，我們自會明白青年學生的苦悶乃是敗壞政治所引起的，在政治未得澈底改造之前，青年學生之苦悶決無方法可以解除。今天彷彿在深黑的午夜，我們大家會在一條窄道上行進，四周是豺狼虎豹，因此，我們要緊緊團結，要集體工作。新的歷史自會在共同的努力下被創造出來。我們不可任性不羈，不要因爲現實環境太惡劣而把自己囚在自我感情的小圈子不放。這是一個關鍵，也是一個交叉點，要好好地運用我們的理智，要慢慢地強化我們的生長！

# 動亂的東

## 論印尼戰事

(原文載七月十九日密勒氏評論報)

思南譯

自去年十一月林牙椰蒂協定 (LINGYATIAO AGREEMENT) 簽訂以來，巴達維亞與海牙方面就不斷發出許多爭論的消息。本年六月間也曾傳出各種消息，一說印尼戰爭感戰業已解除，但較後的一說則謂荷蘭當局已決定放棄對印尼非無結果的談判。

關於如此中和的林牙椰蒂協定，即俟一九四九年正月才使印尼聯邦逐漸出現的 LINGYATIAO 文件，亦不能履行，則目今印尼問題實已無第二個結論之可言。因此現在唯一解決的途徑似亦只能限于軍事決鬥的一途。

印尼政府經濟部長加尼博士 (DR. AN. GANI) 確曾與共和國方面願商一第三種仲裁問題的談判，但鑒於荷蘭方面必欲佔領東印度島而甘心，而印尼人民則必欲達到完全的獨立，故除了無結果的談判之外，不見得會有轉好的效果。

林牙椰蒂協定確是一個含著糊塗的文件。觀察者注意其所訂條約中，間有超過荷方實際上所肯承諾的讓步，而其實質則還在印尼人民所追求者之下。還在協定剛一簽字之後就可證明：印尼人民對於獨立外交與經濟方面問題的誤會是日趨發展的，他們的願望乃是大田莊的立即開放，回復正常的經濟與全島的總復興。不但如此，荷方則繼續其對於曲折的島嶼海岸的封鎖，阻礙印尼人對於積存於各島的貨物物品的處置，並自荷蘭繼續調來軍隊。

增加什麼善意的。

荷方所作的讓步見于條約者，却未見荷政府官員發表任何符合誠意的解說。如荷政府一關員曾宣稱：

「不容有任何流行的誤解，以為對子基和國之承認即等于王國之放棄該處」。代理總督穆克 (VAN MOOK) 並且說：「未來的印度尼西亞與舊的荷印將有，同。我們倘不欲面對醜劣的事實，則必須被迫修改我們傳統的觀念。

以上即明示荷方只願見到形式上的改變，而不欲有任何內容的改變，其真意義仍不是一個殖民地制約的繼續而已。關於這一點，荷方是迅速地學取了英國在印的「套」，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他們就確認對年青共和國進行不宣之戰的無益，轉換到「行憲」手段，獲得林牙椰蒂協定成果。現在我們已可見到這一協定所給予的喘息間隙的用處，實較協定本身更為可貴。現在，我們已經聽到說再行談判的「無益」了。

對於這個對日勝利後生長起來的，一當時印尼軍曾成功的抵抗了荷軍的侵入一新共和國的抱負，其圖象也許是慘淡的。當荷人回來時，約為日本投降後的一個月，他們看到這個剛則萌芽的政

府所組織各種事情不免感到驚異，於是他們就迅速加給一頂「日本的率線」的帽子，恰舒同時從澳洲發出一個廣播電把印尼軍暫時放在「人指揮之下，強不給予一個由他們自己實施和平秩序的機曾。於是荷方方便地逃過了對於大西洋憲章的遵守，就發動了軍事攻勢，對付「叛亂」。至於英軍方面則進印尼之蘇門答臘說說是為了解除日軍武裝(當英軍開入印尼時荷軍還沒有到來)，但在對日勝利日一年多之後，即有許多日軍守衛着油田。甚至當時由英軍司令發出的報告還揚揚過日本軍「在一次對印尼軍作戰中的勇敢」。

對於這些事情是不會立刻忘記的，特別是那些當殖民地時代之後，曾經嘗到過自由的人們。得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而須重新戰鬥之迫切任務，已使印尼人民的團結奠下基礎。剛在最近十二黨派已形成了一條聯合陣線來「對付任何不測事件到底」。那西不測事件確是迫來了，現在荷方已決定破毀協商了。上述較近發生的事實，已有效地破除了荷方所造印尼人間發生「內戰」的報告。自由與獨立之願望顯然已使一切印尼黨派捐棄異見而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為一個獨立的印尼共和國之鬥爭，由於種種因素，可能是頗為長期的，但印尼人民再度被荷軍征服(即使由短暫)的可能性却是不存在的，歷史佔在印尼人民的一邊。

# 南

# 亞

# 特

# 輯

## 緬甸大血案內幕

(香港通訊)

周易

昂山等六個緬甸政要遇刺了。昂山無疑地是緬甸目前政治中最有力的人物。他的地位，相當於尼赫魯之在印度，今年才三十二歲，十一年前，他還在仰光大學讀書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學生的運動領袖，領導過一次罷課，後來參加了當時民族運動幹的自主黨，不久即升任為該黨總書記，與今天政治人物德欽丹東和德欽索等同為當時該黨的要角。

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殖民地民族運動遭受重大的摧殘，一時緬甸革命份子如丹東，德欽索等紛紛被捕，昂山非常憤怒，熱情的沖激加上主觀

意識的限制，對人民力量，了解得不夠，於是養成了他主觀主義的好覺，開始把民族的前途單純寄托在外國的軍事干涉，乃於一九四一年潛逃出國，起初打算去重慶，却在廈門遇見了日本特務，他幻想日本人會帶他回緬甸，從英國人手裏奪回來，遂往日本受訓，一九四二年春迫隨日軍回到緬甸。

起初他確是真心想跟日本人合作，因此參加了巴莫的傀儡政府，擔任國防部長，並訓練了一支「緬甸獨立軍」，後來發覺日人的真面目，於是又彷徨苦悶起來，消息傳到當時在地下幹抗戰活動的實力派領袖他的老朋友德欽索那裏，德欽索便冒險去會見他，結果在大家勸助下，組織起了緬甸戰後末期的民族軍的全國性組織。那次「義演滅日軍一萬人，幫助盟國加速解放了緬甸。跟着在這種戰時合作的基礎上，組織了「緬甸反法西斯自由大同盟」。

後來德欽索被捕下獄了，同盟總書記丹東去職了，這種行動是一種標記——緬甸人民統一陣線的「反法西斯同盟」宣告分裂了。但緬甸覺悟了的人民，並不因昂山的妥協而妥協。他們一直是採取直接的行動，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這在去年九月，首先就造成了一個連公務員和警察部參加的示威罷工的高潮，促成了行政委員會的成立。昂山很以成立行政委員會為驕傲，並以為鬥爭告了一個段落，於是統治者又利用了它，來鎮壓革命力量。

但是人民並不妥協。於是九月的高潮過後不到兩個月，一個新的高潮又形成了。人民震憤怒，迫得昂山也不能不提出獨立的要求，英政府也不能趕快退而昂山等到倫敦談判，但結果，昂山又妥協了。他並沒有真正獲得緬甸獨立的保證便又回來。

其實這兩個人，骨子裏誰都知道他們是統治者忠實的代表，即以右翼自主黨領袖巴先來說，當「反法西斯同盟」還沒有全部瓦解的時候，對於英緬關係，他是說過這樣的話的，他說：「大部份緬人還不懂獨立的意思，……英對在經濟和政府方面的訓導是需要的，沒有英國的合作，緬甸就會一團糟。英國祇要給一個允許獨立的諾言——也不必確定時日——就可以使我們滿意了。」

但當昂山以同情的妥協態度而簽字於英緬協定上時，他又反對了，為什麼呢？昂山曾揭破他們的陰謀，他說：「關於獨立的問題，自由同盟曾決定，將以元月卅一日為最後期限，如要求未達到，自由同盟部長就要提辭職，而鼓勵眾眾鬥爭，這時（字）索（巴）先（巴）——莫集團的對策不是別的，就是在同盟辭職後，他們就要上去。所以當和英政府舉行談判時，這集團便採取了兩極辦法，那便是同盟要求如果未達到，可能談判破裂，如果要求達到，索，先，莫的堅持不同意，亦可使談判失敗，所以當雙方已達到協議而要簽字時，他們就拒絕簽字，他們以為只要他們不簽字，談判就會失敗，談判一失敗自由同盟就會在元月卅一日辭職，而他們便可乘機上台。」這些話，雖然是替他自己的妥協政策辯護，但對於揭破索，先，莫集團的陰謀上，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不過他們的行動和人民的行動是決不相干的，爭取獨立決不能靠刺殺幾個人成功，反之，這只會引起不必要的內部糾紛而妨礙民族統一陣線的團結努力，直率的說，是替統治者服務吧了！

印緬協定簽字後，他們以反對制憲大會選舉的不自由不公平為口號而繼續作反昂山的活動。

# 在戰鬥中的越南中圻

冰峯

(廣州通訊)

自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法軍先後在河內、香港、順化等處發動向越盟軍事進攻後，越盟在中圻的統治區（包括廣南、廣義、平定、富安四省）便跟外邊消息隔斷了。

在這期間，越盟軍及其人民，怎樣在這片約有三四百公里的狹長地帶，堅苦地抗拒強敵，法軍怎樣瘋狂的向這片土地轟炸，掠奪，封鎖，以至我數千百萬華僑怎樣蒙受着深重的災難是很少有人明瞭的；現在，我將我個人半年來在這地區所經歷過的，詳細報導給關心越南的世人。

很值得我們驚訝和佩服的是越盟勝利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抱着一長期抗戰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他們往往是以中國抗戰八年做爲自己的榜樣的。

在越盟的統治區，我們隨便可以看見到像中國抗戰初期民衆那種如火如荼的抗敵情緒，每片牆壁上塗着喚起民衆的大幅標語和漫畫。而每塊抗戰話劇，對僑里普遍地進行到深夜。

這兩年來，越盟對普及民衆教育提高抗戰情緒的工作是進行得很有成績的。這使我們在路上碰到的個個挑夫或是一個野孩子，都會開口說油印報紙或政府的告示。每個村社，都有民衆識字班的組織，凡是十歲的孩子，及五十歲以上的男人或婦女，都得進識字班讀書。他們往往在每個交通要道的進口的牆壁上，用粉筆寫下幾個越文，要是每個經過那兒的人，不能拼讀，那麼便被罰五角錢，並引導他們要學習識字。

一個負責這方面的教育工作的越南青年，曾經這樣的開玩笑告訴我：「我們得感謝我們的侵略者替我們創造了這樣一種只要兩三個月便學會的簡易文字哩！」

他們吸收外國文化和革命理論，尤其是中國的抗戰經驗及前進的理論，都異常積極迅速而驚人。舉凡外的一些革命理論，以及中國的游擊戰爭經驗，都被他們狂熱的閱讀和陸續的翻譯着。這兒民衆的組織都是公開合法而受政府積極支持愛護的，在抗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青年團，婦女會，兒童團和鄉村保衛隊團體。他們經常的任務，是在前後方，協助政府動員民衆，教育民衆，以及疏散，破壞，防衛工作。

徵兵服役是普遍的進行的，然而都徵兵於自願，和依照着法定的手續徵調訓練，既沒有頂替，也沒有強抽。每個壯丁，被抽調赴前線，家屬都得到政府的補助照顧。每名兵士，每月除伙食外，尙可以拿到一百元薪水，而公教及政工人員，則可以拿到兩三百元。他們的薪水雖是這樣低微，但中間却有一部份，還是甘願吃自家飯做公家事的。

他們的破壞工作，進行得很積極而徹底，因他們過去於一些城市撤退時，因破壞得不徹底，而受法軍利用，所以現在，他們的口號是「焦土抗戰」，不要留下一絲可以實敵的東西，凡是法人的洋房及有軍事活動的建築，都被破壞無遺，而道路破壞得更加徹底，汽車當然不能通行，甚至單車，人力車，馬車也不能自由奔馳。

因爲遭受法軍重重封鎖，所以凡是缺乏日用必需品，及西藥，這兒是缺乏而食其力！所以積極獎勵人民開展各種手工業和墾荒。

而這種運動是跟政府疏散人口密切配合着的。凡是比較偏僻的市鎮，他們組織有疏散委員會，和接居委員會。一切待疏散的人民，都得到那兒去登記。他們分有甲、乙、丙三種。甲種是那些小商人，城市勞動者，失業者，經登記後，由政府分發到政府所指定的新地區去。在政府新發的民房草舍居住，並可以得到手糧食券接濟及貧民救濟金。最窮的市民，及患病者。他們被送到政府新建的「抗戰新村」。在那兒，衣食住都得到解決，或由政府的工作，實行墾荒。種樹造林，或政府的工的工作。這些新村人口已經建立起來的約有十餘個地方。每處人口幾百人至兩百餘人不等。

在這兒一帶，越盟的領袖——胡志明是被廣大的民衆愛戴的領袖。胡志明是胡志明紀念日，他們的那支紅色的集會，中間戴着一顆五角星的旗，在胡志明像的上邊隨風招展！

民衆對他們的部隊，異常愛護，軍民合作得很好。越盟在這地區的總司令部設在廣義。范文向，黃淑元（現已死）是這地區的軍政專員，而玩山是這兒的總司令。

在越盟對我的華僑，有着一貫傳統的立地地位。我的一貫傳統，是華僑們組織有。戰爭形勢的緊張，中圻一帶華僑的商業，都一律停頓，而至破產，失業的不計其數。

前月駐越南中圻總領事館，曾派副領事健夫，洪主事根松等一行五人，到中圻去進行「宣慰華僑」工作，名義上是說帶了三萬萬慰勞金，醫藥一頓，但中圻所有破產失業和疾病沉痾的華僑，却從沒有見到什麼「慰勞金」和「醫藥」。而他們到越除叫華僑爲其開清酒的大酒店和設豐美的筵席歡迎外，大家眼巴巴地得到我們的「宣慰」者一驚一恐的訓詞。因此，大家大叫，「領事耐領何事？」

當我們這幾位負着「宣慰僑胞」大任的中國官員，從香港安穩地乘法航到達芽莊時候，有着成百個因失去舊稅紙的「老牌華僑」，以及在越南生長，而尙沒有回到祖國去的華僑子弟，現在通通叫法政府批給越籍？稅字。他們要求領事「替」他們重新爭取得到中國籍。但我們的「領事」，却這樣支吾的答覆這些無辜的僑胞：「大家安忍耐，要忍耐。」

在中圻的幾百萬的僑胞，是在水深火熱中呻吟！兩年來，大家都戴着淚的救濟的任務，但時至今日，我們的婦女，仍然遭受法軍或法僑的摧殘，房屋，仍然遭受破壞，被奪，焚燬，轟炸，致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生活在越南的千百萬華僑，已在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援而痛感失望。

## 東北現形勢

●易之●



過去年年中，東北打了五次仗，現在第六次也正在醞釀，快要開始了，以前的五次仗，一次比一次厲害，地區也一次比一次擴大，目前政府爲着應付即將來臨的第六次攻勢，陳總長也準備在東北坐鎮了。要分析過去五次攻勢和今後的局勢，必須把兩年來整個東北的軍情形勢作一觀察，從杜聿明將軍提師出關到去冬拿下熱河，這一次是國軍的主動時期，攻平漢，戰四平，下安東，取承德，除了四平打一次硬仗外，其餘都勢如破竹，這種勝利不是偶然的，政府派來東北的幾個軍，都是抗戰期間國內外戰場上精銳之師，訓練配備都是一等，比起缺乏訓練和只有日式配備的關外共軍在作戰上自然佔絕對優勢。而且，東北淪陷了十四年，老百姓受盡了日本人壓迫，共軍去又實行鬥爭清算，使大家都覺得惶惶不安，再加上正統的觀念，因而許多人紛紛望中央軍能快去他們的所在地接收，希望中央接收後能使他們過些安靜的生活，這些因素就形成了去年一連串的國軍的勝利。但不幸這些勝利却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觀念，許多將領因而把共軍力量估計過低，認爲共軍不值一擊，軍事當局也急躁圖功，不估量自己的實力，而把佔領的面積過於擴大，安東已是一條育賜，可是還向通化作一個頂點的突出。在熱河拿下之後，雖一時盛傳安北進攻哈爾濱，但事實上軍力已太分散了。

共軍看準了這一點，也爲着阻止國軍的北進，因而在過去半年中發動了五次攻勢，只要稍爲留心的人，就可以看出，第一，二次只是試探性質，規模很小，只在松花江南岸的其塔木，焦家嶺一帶作點的攻擊，以後它的鉗子就放大了。第三次攻德惠與吉林。第四次攻農安與吉林，兩次都是以長春爲其交叉點，它已經不是試探，而是在消耗國軍的力量，破壞政府區域的經濟組織了，然而它第一，二次還有其相同之點是：第一，在戰役結束後即返回江北，第二，它都是利用松花江的封凍，來迅速運動它的軍隊。

由於後面這一事實，使許多人都以爲松花江解凍共軍對松南或無法進攻，但五月中的第五次攻勢却否定了這點，而且，不僅在使用的兵力或作戰的地區上，這次的攻勢都比前幾次大得多，並且由過去消耗性的消極作戰變爲積極性的佔取，東面的梅河口通化，安東，西面的赤峯，圍場，葉柏壽，共軍在佔得後都不再退出。雖然由於四平圍軍的固守，使共軍未能形成從通遼至海龍的一條橫斷綫，把遼南和松南完全隔離，但現在國軍在東北所佔有的地區，差不多已恢復了去年今日的狀態，而且，即使國軍的情報當局也承認在距中長路沿綫四五十里的區域，就有中共的隊伍，他們隨時可出來侵略也隨時可配合一個大的進攻。

在這連續幾次的攻勢中，共軍固然犧牲很重，但它也獲得了相當的成果，首先，在軍事方面，它使調來東北的國軍都受到消耗，士兵雖然可補充，但素質已較原來久經訓練的為低。裝備方面，雖然我們不必相信它所宣傳的拾得的美式器械可以裝備好幾師，但最近四平戰役中共軍火力的旺盛，已可以看出它在這方面大有改進。在經濟方面，從第三次攻勢起，政府區域的糧食，每次都要受到很大的損失，據一個不十分可靠的統計，第五次攻勢中中長路沿綫糧食的損失即達十四億美元，這實在是一個可驚的數目，何況在鐵路與工廠的破壞上，每發動一次攻勢，就使創傷加深，使政府運輸與資源的供給上感受到極大的困難，如城市與鄉村的隔離，就使許多地方的經濟日益不安。在政治方面，共軍佔領或者佔領後又撤退的地方，他都可以破壞政府底政治組織，但較此尤其重要的是，它警告了老百姓，它們雖然退出了什麼地方，但可能重來，這使現在和將來在政府區域的東北人民不能不採取一種比較中立的態度，同時許多政治上的宣傳，也減低了中央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威望。

過去國軍限於兵力，無法給予共軍有力的反擊，雖然軍事當局每次都說要捕捉共軍主力加以消滅，但這計劃迄未能實現。相反地，如上所述，共軍的作戰成果却日益擴大，現在已到了青紗帳起的時候了，共軍可能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再來一次進攻，根據過去的經驗，他的攻勢將會比過去幾次更大。

從官方所得到的共軍的情報，也證明了這一點，四平之戰以後，國軍為集中力量，在瀋陽以北把兵力都擺在中長綫上和附近幾個大據點。瀋陽以南，却保持着兩條與關內相通的路綫——瀋陽到營口的鐵路和北寧路，共軍却環繞着中長路與北寧路，形成外綫作戰的形勢，所以在形勢於它有利或者需要的時候，共軍可能進而截斷瀋陽以南的鐵路，以遮斷東北國軍與關內的聯絡，甚或這就是共軍第六次攻勢的企圖。就實力而論，在去年今天共軍就宣佈他們有三十萬人，現在據軍事方面人員較謹慎的估計，可達五十萬，這個數目，自較在東北的國軍為多，連其他的作戰因素一並算起來，即使共軍不能佔優勢，也不至如去年完全處於劣勢了。今後國軍倘若還只是處於應戰的形勢，而不能進攻共軍，給予打擊，則主動在人，共軍底或小或大的襲擊與進攻，將使國軍受到很大的消耗。

這就是陳總長為什麼要親赴東北指揮，而且可能坐鎮東北的原因，很明顯地，政府是亟想把半年來東北軍事上的劣勢挽回。但這將決定於有沒有「有力部隊」補充的一點上。在東北的國軍，每一師都打過了，每一師都有消耗，他們只是維持現狀，新的部署，新的發展，需要新的部隊來做的。

東北現在不是主要的戰場，因為雙方軍隊大部份都擺在華北，但東北却將一個個無法結束的戰場。以中共而論，這是他們所曾經佔據到的一塊最豐裕的地方。十九年來沒有打過什麼仗，人力物力都極充沛交通便利，東北三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在他們手裏，除了遼東半島上的尖端以外，其餘都是整齊的一片。過去做偽時代，據說抗日聯軍一直有幾千人躲在深山內未被消滅。現在呢？：一位東北老人告訴我，他自有生以來，沒有看過打這樣久，這樣狠的仗，更狠的或者還在後面，國軍自然絕對不會放棄東北，要想共軍退出東北，也是難以想像的，據說連國軍下，書的自然只是老百姓了。



# 一個美國人的呼聲

## 我們不能再沉默了，一切我們可信仰的 和一切我們所珍視的正處於存亡關頭！

H. 法斯特作 清迅譯

在碗  
橱中的一  
個盒子裡  
，我父親  
保存著三  
面有點舊  
，有點破  
的美國國  
旗。我們  
是窮人，  
只有極少  
的家產，  
可是我們  
無論跑到  
那兒，國  
旗也帶到  
那兒。其  
中之一  
那三面中  
最好的一  
面總在節  
日掛出來  
。並不在  
中道節日  
的重要性  
如何；無  
論它是南  
北美戰爭  
陣亡將士  
的紀念日  
，或是哥  
倫布的紀  
念日，那  
三面中最  
好的總要

掛到牆壁上，或是懸在竹竿上。  
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他保存這些  
舊國旗，他說認為它們值得尊敬，你  
決不會扔去一面國旗，它比命裡注定了  
要變成垃圾的破衣服破襯衫要有價值得  
多。  
我的哥哥仍然保存著這面國旗。許  
多年來，我父親安臥在這個國家的大地  
上，而這國家他愛得如此的熱烈，深切  
，坦率，單純而且永久。他的愛美國決  
不如「扶輪社」社員所稱爲愛國主義的  
那樣平凡，而它是像孩子對母親的親愛  
，他會有農人當他拾一塊黑土在手中  
揉弄的那種感覺；這真是一種不易理解  
的敬愛。雖然我珍貴他所給的許多東西  
，但是我想尤其尊重這個。

人家會再三的問我，為什麼我寫我  
這一類的書；他們又問我，我的觀點是  
由那兒來的；假使我說明了我的寫作和  
所有的一切皆來自產生我與養育我的土  
地，那就會恰合而且顯見了；因為這也  
正是事實。即使在目前，在這種情況下  
，要解說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的理  
想和我們的信仰皆被剝奪，連我們要把  
一件最基本的事簡單地，直地，不顧  
一切地說明的能力也被剝奪了。

無論我是什麼，美國養成了我；我  
驕傲地說，並且，我自信將繼續地說，  
一直到死。十五年來我儘我所知的在書  
試著去理解我的國家，去爲它服務。我  
從不下筆，除非我的腦裡已有了這目的  
，我有時失敗，有時却很成功。我想我  
能如此說：這已不是謙遜的時代，而是  
勇敢與偉大的時代，許多人將要吶喊，  
他們應該盡心盡力地吶喊；因爲這樣做

是恰當的。  
我生活在羅福士的歷史過程中，並  
遨遊在其中；我幸運地了解了許多這些  
年裏死去的偉人。我也開始認識一些活  
著的人。所以總有一天我能告訴我  
的孩子，我曾怎樣和羅斯福握手，和他  
談話，並且和他共餐——也握過其他一  
些人的手。

有一點我很清楚：就是在歷史上，  
在任何一個時期，我們的土地從未有過  
如此危險，如此可怖而致命的危險。這  
是個多麼偏窮不幸的傢伙啊！處在這樣  
的時代，一個人還必需保持著沉默。這  
是個多麼可憐的東西啊！爲了一碗湯  
或是更少的東西，一個人就出賣了他  
的生存權。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字就是  
我們以燦爛的筆畫極書於天空的。就  
是我們小小的革命軍，啓示全世界有  
自由的一個永久教訓；就是在我們的地  
上，個人的品格遠於崇高，就是我們的  
人權宣言，使公民的安全得成爲重要，  
可侵犯；就是我們的內戰啓示著全世界  
爭自由需付代價的一個教訓。

然而現在我們眼見的是些什麼呢？  
一個國會議員，他的大名已變成國際間  
可恥的邪惡與憎恨的標記，他在國會裡  
提出一個議案，要一筆抹殺我們所有的  
權利，我們所有用艱苦奮鬥而應得的自  
由；可是人們還仍舊保持沉默！  
一個國務院的議員，要求限制一個  
政黨，雖然這政黨曾爲公民的權利，以

及勞工和人民的利益不倦地工作。  
可是還有些人說，幸而不是我的黨。我  
寧願保持沉默；也許他們會忘了我，由  
我去。

這個國家的總統要建立一個世界王  
國，只要任何國家打擊了我們的幻想，  
即以武力干涉，並且在他的言語裏隱含  
著戰爭的威脅，這戰爭足能毀滅一萬萬  
或五萬萬人的生命，這戰爭的對象，却  
是我們昔日的同盟者——可是國會聽納  
他，並且讚揚他。

我們爲的什麼？難道德國沒有給我  
們教訓？難道我們仍舊相信那痴愚的妄  
想，以爲保持沉默就可以和法西斯和平  
相處？誰，這些受驚嚇的人們要變得像  
昆蟲，像甲虫和螻蛄那樣匍匐在洞隙裡  
就覺得有所保障了麼？

現在已沒有時間可以繁複說教了。  
簡單的事實是如此：一切我們所信仰的  
和一切我們所珍視的正處於存亡關頭。  
作者介紹 作者霍華德，法斯特  
是一位美國前進作家，生於一九一五年  
。本篇係其近作，載於本年三月二十五  
日出版的「新羣衆」(New masses)

週刊上。這篇短文，很顯然的是對於杜  
魯門主義反抗的一種呼聲。以前他曾寫  
過「自由之路」和「公民潘恩」等名作  
。最近在美被發生的禁書問題即由於他  
的這部頗得好評的傳記小說「公民潘恩  
(Citizen Tom Paine) 而起。」

X X X

# 秋風曲 (二幕劇)

莫雪

## 劇中人：

李太爺：五十餘歲，地主，與郭高利貸者。

其妻：年相若，一錢如命的管家婆。

老大：其長子，三十餘歲，某團部副官。

老二：次子，三十歲，烟鬼。

老三：其三子，二十七歲，光長個子不長心的

大漢。

三瘦子：老三之妻，二十二歲，能說會道的巧媳

婦。

小鳳：李大爺之女，十八歲。

王保長：四十餘歲。

盧隊長：四十餘歲。

潘麻子：三十歲，農民流氓。

團丁甲乙二人。

挑行李的一人。

姜團官：六十餘歲，良善農民。

其子：四十歲。

其媳：三十餘歲。

其孫：七歲。

## 第一幕

時：民國三十年，中秋節前一天。

地：四川某鄉。

景：一個發發戶，想高利貸大斗進小斗出，盤剝

鄉家的地主李大爺家的會屋。

一開幕時，李大爺坐在桌前抽煙，一連唱着川

劇「江油關」。

李：(唱)……邊防日報啓人憂，愁來愁去不憂愁。

得飲酒且飲酒，得風流處(夾白)賢夫人哪，(唱)且風流……

(其妻從裏屋走出來。)

妻：嗚，嗚，一天到晚就知道唱，這個家務你還管不

管哪？看到明天就中秋節了，家裏還任什麼沒有。

八月十五，難道真把月亮菩薩請到家裏來坐冷板凳

！往年，月餅呀，糍粑呀，多少塊買點兒，今年連

一升糯米都沒預備，手頭一點現錢都沒有，你想過

沒有？

李：(冷言冷語地)把你的新穀子賣兩担嘛！

妻：嘿！真是癩蝦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氣！你有多少

穀子賣不完哪？今年年成不好，收那點租子，自己

吃都不夠，還要賣？賣完了，看這麼大家子人，喝

西北風去！

李：(看了她一眼，只顧抽煙)

妻：我問你，你那些錢，一天就是盤，盤出去放

利，收了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只顧你一個人在

外邊樂，就不替家裏想想！

李：你就忘不了我那幾個錢。我有多少錢在外邊放利

呀？世道不好，現在連種莊稼的人都惹不起了，你

一向他們要錢，開口就是：「人是一個，命是一條

繩，要錢沒有！坐監麼？好，倘有現成飯吃了！」聽

聽，別說利錢，就連本也收不回來呀！你呢，收着

「私房」怎麼不拿點兒出來？擱在箱子裏就會生利

啦？

妻：瞎！你怎麼大白天說夢話呀！你幾時看到我藏

着「私房」錢啦？虧你說得出口，我當初那點兒「

陪嫁」的給你騙去花了！至今還沒還我呢，我怕你

……

——(急轉話題)唉，這麼大家子人，五六張嘴，

要吃要喝的，比得往年哪，手裏多少有幾個空錢，

這些年來，根呀，發呀，今天這個捐，明天那個稅

，差狗子一天不離，接二連三，像催命鬼一樣的坐

在堂屋裏不走，難道你沒聽見？

李：我又沒有當家，納糧上稅，管我什麼事？

妻：管你什麼事？這家裏大大小小，那一樣你管過呀

？老大在家我還有個幫手。就是你，爺兒倆一見面

就像冤家對頭一樣，說不上三言兩語，就是吵，吵

，吵得地一氣出了門，兩三年了，誰聽音訊，你

打聽都不打聽一下，天下有像你這樣的老子……

李：(只顧抽煙)

妻：老二呢，沒出息，媳婦兒一死，好，把大樹也抽

上了。在家裏見錢就偷，就放不下那枝招。唉，

麼不給那些抓壯丁的抓了去！

李：(抽煙)說得好聽。

妻：老三是瓜，光長個子不長心。信那王麻子王保

長的話，去當什麼童子軍，一年學費就得花一千多

，一套童子軍服也要四百……

李：(把紙捲插上烟袋裏往桌上一放)勞叨得有個完

沒有？

妻：自己老婆去在家裏大着肚子，都快「坐月子」了

，連雞蛋都沒有買一個回來。還有小鳳，明年正月

十二就要過門，這些事你打算過沒有？

李：(搖頭，唱)……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大勢已

去向東流……

妻：又唱，又唱，你就知道唱！好，這個家務我也管

不了啦，這裏，偷錢還給你(把一大串銅匙丟在地

下)，聽你怎麼辦！

李：(一面拾銅匙，一面唱)……婦人家只知道奉其

帚，為何向我耍舌頭？(交銅匙給妻，妻不理，乃

置桌上)漢室該亡天都不佑，只怕這江山不姓劉。

我降魏呀，無非是爲家口，用幾句官話開導女流

。(就妻前，妻生氣，不理)

(美國富手拿一盤月餅，一塊鮮肉上)

李：李大爺！

姜：（作態）姜國富啊，你給我送利錢來了？

李：李大爺，你老人家的錢，還要請給緩一下。

姜：（附與臉）呃，呃，李大爺，沾你老人家的光，我這手頭緊一點，利錢是決短不了的。我種你老人家的地快十年了，別人在你老人家這裏，那一個不是長頭短尾的，我可是年年都交清的。

李：所以你姜國富的押佃錢比誰也加得少呀！

姜：這兩年實在是天不順心！唉，自從去年我大孫子無原無故的給那些抓壯丁的打死了……

李：（咳嗽）咳，咳……

姜：李大爺，想不到我姜國富眼前又遭禍事了！

李：什麼禍事？

姜：這不是抽壯丁了！這回保上又把我的兒子給點上了。

李：你不是才出過錢麼？

姜：是呀，我已經送了兩腿錢給王保長了。（走近李）

李：請遠一點，請遠一點，一身臭味兒！（掩鼻）

姜：（退後一步）眼前你老人家的錢還沒有還，說又要抽。

李：把你那獨養兒子抽了去，那我的地誰給種呀？

姜：說得是呀，所以來求求你的情。

李：求我的情？我又沒管公事。

姜：你老人家是新修的廟宇，菩薩不在金面大呀。王保長跟您老人家是背背的人，只要您肯出面說句好話，還怕……念在多年主客的份上，您老人家的好處，我姜國富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李：話倒是可以幫你說說，可是王麻子這傢伙，你是知道的，要錢不要命，空口說白話是沒用的。

姜：那……

李：（連忙插嘴）看見沒有？人家都打酒切肉的預備過節了，咱們家還一點響動都沒有，看你管不管！

姜：（連忙插嘴）看見沒有？人家都打酒切肉的預備過節了，咱們家還多少錢一斤切的？你家過節倒熱鬧。

姜：唉，我那裏還過得過節啊！不怕您主人見笑，這兩年，連過年都見不到油葷了。我這……您看，正是買來給老爺過節下酒的，就是太少了一點。

李：（急去接過月餅和肉）你怎麼不早說，唉，連年頭還講什麼禮，又叫你破費了。（倒了一杯茶）請茶，請茶。有話坐着說嘛！（對李）王保長那腿跟人家說一尋。（下）

姜：還有，我還裏湊了一千塊錢，這給王保長，救我兒子一條命。他要我出三千，我那裏出得起那麼多，只好請你老人家在王保長面前美言幾句。

李：（連忙放下烟袋，接錢清數）一千塊，剛好夠交我一個月利錢。

姜：（不勝惶急）那您可要了我姜國富這條老命了。

李：你不知道這幾天我也正等錢使。

姜：唉！把我兒子留下來，還不是為你老人家出力麼？你老人家的錢往後我一定辦，一定辦，您放心。

李：裝窮！

姜：這……（不知如何說好）

李：你說你沒錢，這一千塊錢又那裏來的？

姜：鍋盆碗盞，鋪蓋棉絮，都當盡賣光了，才湊了這一千塊錢，給王保長買我兒子一條命，你老人家的利錢，過幾天一定……

李：過幾天？（轉念頭）過幾天我倒不等錢使了，反正你也湊不出。

姜：那，多仗您老人家照顧了。（感激之至）

李：可是今天咱們得把賬算清楚。（取算盤）你原借我兩千五，利錢每月一千，兩個月就兩千，一共是四千一個五，是不是？

姜：是，是。

李：上次在我這裡立借約，請客，除了你自己帶來的米糧酒菜不算，給你算火錢三百，印花稅一百二，客人的水烟錢，咱們一人一半，算八十元，連前代後總共五千塊。今天八月十四，就讓你半個月，從明天起利，你算借了我五千塊。

姜：（瞠目不知所對）啊！啊！

李：現在要你還錢，我知道你也為難。這樣好了，那一天你帶點海菜來，請一席客，把王保長他們也請來，換一換借約。還在我這裏請好了。聽到沒有？

姜：（呆住了）

李：就這麼辦吧！

姜：（突然）那我兒子的事？

李：我給你說說看，千塊看他能不能答應；你先回去。

姜：好吧！（要走）

李：啊，請客不要忘記多帶點米來！

姜：是，是，李大爺。（下）

李：（看他出了門，不吃了午飯走麼？）

姜：（連忙從屋裏趕出來）你發瘋啦？他一頓不吃你半升米？

李：一句話又不要本錢。（忽然想起）那塊肉有多重

姜：有斤把重；過節的月餅也有了。那一千塊錢交給我吧。

李：什麼？

姜：剛才姜國富給你的。

李：那是他託我給王保長的。

姜：幹麼給王保長？

李：這是人家的救命錢，姜國富要救他兒子的命，我就要給王保長送去的。

姜：你借給我，我給你出利好了。

李：（聽見利字不覺心動）到你手上的錢，利，不吃我的本就好了。好，拿去，王麻子那裏歸你還，可別誤了人家的事。

（姜接錢清數，喜形於色）

李：那可以辦點過節貨啦，別忘了，打兩斤酒。

姜：酒，酒，你就忘不了酒！喝完了好撒酒瘋是不是？

（三娘子與小風進來）

風：（氣喘喘的）媽，我跟你說……

姜：（正在氣頭上）別跟我說，有事找你爹！

鳳：(同李)人家要抽二哥去當壯丁。  
妻：(大驚)呀！你那裏聽來的？  
鳳：我跟小妹到蘇仙娘那裏問仙。回來在路上聽說的。

李：是誰說的？  
鳳：虛隊長。

李：你丈夫，上回人家要抽他，我們才出了千塊錢，叫他去到小學堂裏去當童子軍的嘛！

妻：是呀，他說這回抽的是二哥，

李：哼，又找到我頭上來了，放他媽的屁！

妻：這是給二哥燒的仙蛋，真仙娘說是人胎。

李：把蛋扔在地上，什麼人胎鬼胎！(向李)這可是你的事了，看你管不管？

妻：你沒辦法？你把王麻子看成你的心腹，一天三頓酒兩頓肉的供，什麼事都信託他，恨不得把你的褲子都脫給他穿；現在好了，抽壯丁抽到你頭上來了，

李：這你還嫌老命保不了！

妻：好，虧你說得出口，你就這麼沒良心哪？老二再沒出息，也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把他抽了去，告訴你，我這條老命就跟你拚了！(哭)

李：(躲避)這，這像什麼樣子，兒大女成人的

妻：(哭)三嫂和小鳳看慣了，在一邊忍住

李：好，你不是捨不得老二麼？

妻：是那好辦，出幾個錢得也。

李：出錢，你有多少錢哪？我問你，你藏著有幾百銀子呀？

(王保長吸著香煙走進來)

王：李大爺！

李：啊，王保長，請坐。

王：老倆口子又吵嘴啦？

李：沒有什麼。(向妻)總吵，(向王)還不是為了壯丁的事麼？

王：又抽壯丁了。

李：是呀，這回又弄到我名下來了。

王：那沒有關係。

妻：啊！王保長，你別坐。(向小鳳)給王保長一杯茶，客人來了也不知道倒茶，真是的！

王：常來常往的，算不了客，別客氣了。

李：(小鳳不動，三嫂去倒了一杯茶給王保長)

王：王保長，請茶。

李：前大什麼事那麼忙呀！剛打了酒來，你就餓了。

王：啊，前大恩隊員有去找我。

李：就是抽壯丁的那個虛隊長？什麼事？

王：你知道三塘院子那個雷海青嗎？雷海青當了壯丁之後，他老婆跑到縣裏去，說過不下去，要縣政府給想辦法。前天虛隊長奉了命令，好心好意的去給她一點優待，那曉得虛隊長一到了家，

李：雷海青那個老婆嚇得自盡，抹脖子跳井，鬧的天地覆，說是虛隊長強姦了她……

王：女人家不理事。

妻：真多謝你了。

王：你們家的事還不好辦？便宜得很，出幾個錢了。

妻：呀？鬧他媽半天，還是得用錢？

王：抽壯丁不出錢？我當了三年保長，沒就抽壯丁不出錢的。那體操兵役的人不都餓死嗎？

李：(對李)老頭兒，看你怎麼辦；我是沒有錢的。

王：吵，吵，吵，就曉得吵！(看風頭不對，把紙煙熄掉)呃，王保長也不是外人，怎麼回事呀？上次我們老三才出了六千塊，這回又抽到我老二來了？

李：王保長，你就這樣袖手旁觀呀！

王：怎麼我袖手旁觀？這是上天的命令，公事公辦，我也沒法子呀。

李：得了！得了！別假正經，什麼公事就這麼認真

王：嘿，你還是什麼話？公事，那一回不認真的？這回更非同小可，石頭上釘釘子，硬碰硬，一點兒含糊。知道不？這一次是委員長下的命令。我告訴你，虛隊長今天本要親自來找你的，還是我把他攔了，我知道，他親自來了，事情就不好辦。你們老二抽兩口煙，體質又單薄。當壯丁了，他吃的消，就是不作嘔他，拖也把他拖死了，我才說，虛隊長，這真事還用的著你自己跑，我順手帶你辦了就是。

李：王保長，誰懂你了？你老人家是……呢，呢，

王：承你幫忙，我們一向領情的。

李：是呀，這才像你李大爺說的話。你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還見外呀？想想，你家那一回查押立據，作中打保，沒有我王保長在場？你自己說，連你家的神龍菩薩都是我王保長親筆寫的呢。

王：(笑)可不是，家裡沒有一個人認識字，只好麻煩你王保長了。(低聲)這一回總得有個商量吧？

李：怎麼辦？

王：聽你說的！笑話！沒有商量，我跑來幹麼？

李：你出多少？

李：怎麼一說就是錢？  
王：沒有錢，怎麼辦事？你也不是糊塗人。

李：那說一定要抽？  
王：噫！這半天說個屁呀！怎麼？你當說着玩兒哪？

李：噫！這冊子上有你老二的名字，李之泰，是不是？有憑有據，你還怕……

李：（哭）小鳳在旁勸）老天爺啊！我那裏來的錢，真是娶我們的老命了！

李：王保長，不瞞你說，我也是手頭緊，錢放出去了，收不回來，你也不知道，眼前實在是抓不開。

王：這我明白。好吧，你就出一千五，我給你想想辦法，這想成……

李：一千五，這麼多？  
王：哎呀，一千五還多呀？真是狗坐轎子不識人抬舉了！上回你老三出三千買一個替身，這回你出六千也買不到，種莊稼的小伙子都上山當土匪去了。我是看人情，另外給你個門路，硬抓一個來替死。

小鳳：我知道王保長家裏養着十來個大鴉呢。  
王：哎呀！小姑，我那些烟犯就不要花錢……一天烟飯兩開，像祖宗似的供着他們。

李：好，我出一千吧。  
王：你真不痛快！一千塊錢現在夠買什麼的？我那些抓壯丁的弟兄，隨便賞的茶水錢還不夠呢，我怕我還有什麼好處？

李：一千，  
王：一千五，  
李：一千。

王：一千五。  
李：一千，多了我出不起。  
王：不用算了，抬轎子的不忙，我怕我坐轎子的還忙呢？

李：（拍說罷了，從中斡旋）王保長，費心你老人家總要多轉換一下才好。  
王：（忽然精神振作）噯！三嫂子！

李：俗話說，幫忙幫到底，送佛送西天！

王：（笑）噫……

王：下回你嫁姑媳討媳婦，買田置業呀，大酒小席的，抽板凳幾桌子腳，都還要人帶忙的。

王：噫……三嫂子說到那裏去了，只要你三嫂子……這麼一說，好，李大爺，就一千塊！拿錢吧！

李：（哭）我那裏來的錢……  
王：把那一千塊錢給我。  
李：你看，說說……  
王：那不是我富……  
李：你別管！

李：（交錢給上）錢交了，找誰管呀？  
王：（數錢）我把姜國富的兒子抓來頂你老二還不行麼？  
李：（對）噫，人家不剛出了一千塊錢麼？姜國富……  
王：唉，你們出你們的一千塊，關姜國富什麼事？  
李：（脫下姜一眼）王保長，你把姜國富的兒子抓了去，我的地誰來種呀？  
王：噫！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有地還怕沒人種？換個人就是了。  
李：噫，對。  
王：我們老二呢？怎……  
李：（想）對了，李大爺，再拿五百塊來。  
王：什麼？又要錢？  
李：何？  
王：錢不是我娶，快去把老二叫回來！（小鳳）叫他到外邊混一下。這一輪壯丁要過兩個月才走，叫他出去混個三四個月再回來。  
李：好倒好，可我那裏來這些錢哪？  
王：一說起錢就不和氣，這個東西是隨身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带去的。  
李：可是，你也得有呀！真不知是那輩子欠下的冤孽

王：（笑）噫……

王：下回你嫁姑媳討媳婦，買田置業呀，大酒小席的，抽板凳幾桌子腳，都還要人帶忙的。

王：噫……三嫂子說到那裏去了，只要你三嫂子……這麼一說，好，李大爺，就一千塊！拿錢吧！

李：（哭）我那裏來的錢……  
王：把那一千塊錢給我。  
李：你看，說說……  
王：那不是我富……  
李：你別管！

李：（交錢給上）錢交了，找誰管呀？  
王：（數錢）我把姜國富的兒子抓來頂你老二還不行麼？  
李：（對）噫，人家不剛出了一千塊錢麼？姜國富……  
王：唉，你們出你們的一千塊，關姜國富什麼事？  
李：（脫下姜一眼）王保長，你把姜國富的兒子抓了去，我的地誰來種呀？  
王：噫！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有地還怕沒人種？換個人就是了。  
李：噫，對。  
王：我們老二呢？怎……  
李：（想）對了，李大爺，再拿五百塊來。  
王：什麼？又要錢？  
李：何？  
王：錢不是我娶，快去把老二叫回來！（小鳳）叫他到外邊混一下。這一輪壯丁要過兩個月才走，叫他出去混個三四個月再回來。  
李：好倒好，可我那裏來這些錢哪？  
王：一說起錢就不和氣，這個東西是隨身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带去的。  
李：可是，你也得有呀！真不知是那輩子欠下的冤孽

王：沒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錢，錢，錢，命相連。

王：噫，想問點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個世道，還是讓二哥出去去賺一下，將來一家人團圓圓的好好！

王：倒底三嫂子是明白人！  
李：好吧，好吧，大家湊湊吧。  
王：那我去拿了？  
李：三嫂子，再給你二哥找一套舊衣服，一個籃子。她：一走到門口，又回來一媽，你那小箱子的鑰匙不是在你的梳頭匣下，我給你拿來？  
李：（連忙阻止）你不要動，我自己來。（急下）  
王：（王）（小鳳）小鳳拉着老二進來。）  
王：走呀！走呀！  
李：推，推什麼！  
王：還不快進來！  
李：老二快來，要拉你去當壯丁了，還不想法子躲一躲。去，快進去換……  
王：（外面敲門聲，大家都大驚）  
李：那一個？  
王：姓姜的，有掛號信，蓋個章。  
李：（李）取出，取信進來，蓋了章，把圖章交小鳳拿，自己戴上眼鏡看信）  
王：掛號信？  
李：拿倒了！  
王：（一手把信攆了過去）還是讓王保長給看吧，你又不識字。  
王：啊，掛號信？好的好的。  
李：（折信，信裏夾着一張匯票，落在地下）  
王：噫，紙條兒掉了。（從地上拾起）  
李：（一把搶過來）噫，這是我掉的。  
王：是這信裏掉出來的。

王：沒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錢，錢，錢，命相連。

王：噫，想問點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個世道，還是讓二哥出去去賺一下，將來一家人團圓圓的好好！

王：倒底三嫂子是明白人！  
李：好吧，好吧，大家湊湊吧。  
王：那我去拿了？  
李：三嫂子，再給你二哥找一套舊衣服，一個籃子。她：一走到門口，又回來一媽，你那小箱子的鑰匙不是在你的梳頭匣下，我給你拿來？  
李：（連忙阻止）你不要動，我自己來。（急下）  
王：（王）（小鳳）小鳳拉着老二進來。）  
王：走呀！走呀！  
李：推，推什麼！  
王：還不快進來！  
李：老二快來，要拉你去當壯丁了，還不想法子躲一躲。去，快進去換……  
王：（外面敲門聲，大家都大驚）  
李：那一個？  
王：姓姜的，有掛號信，蓋個章。  
李：（李）取出，取信進來，蓋了章，把圖章交小鳳拿，自己戴上眼鏡看信）  
王：掛號信？  
李：拿倒了！  
王：（一手把信攉了過去）還是讓王保長給看吧，你又不識字。  
王：啊，掛號信？好的好的。  
李：（折信，信裏夾着一張匯票，落在地下）  
王：噫，紙條兒掉了。（從地上拾起）  
李：（一把搶過來）噫，這是我掉的。  
王：是這信裏掉出來的。

王：沒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錢，錢，錢，命相連。

王：噫，想問點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個世道，還是讓二哥出去去賺一下，將來一家人團圓圓的好好！

王：倒底三嫂子是明白人！  
李：好吧，好吧，大家湊湊吧。  
王：那我去拿了？  
李：三嫂子，再給你二哥找一套舊衣服，一個籃子。她：一走到門口，又回來一媽，你那小箱子的鑰匙不是在你的梳頭匣下，我給你拿來？  
李：（連忙阻止）你不要動，我自己來。（急下）  
王：（王）（小鳳）小鳳拉着老二進來。）  
王：走呀！走呀！  
李：推，推什麼！  
王：還不快進來！  
李：老二快來，要拉你去當壯丁了，還不想法子躲一躲。去，快進去換……  
王：（外面敲門聲，大家都大驚）  
李：那一個？  
王：姓姜的，有掛號信，蓋個章。  
李：（李）取出，取信進來，蓋了章，把圖章交小鳳拿，自己戴上眼鏡看信）  
王：掛號信？  
李：拿倒了！  
王：（一手把信攉了過去）還是讓王保長給看吧，你又不識字。  
王：啊，掛號信？好的好的。  
李：（折信，信裏夾着一張匯票，落在地下）  
王：噫，紙條兒掉了。（從地上拾起）  
李：（一把搶過來）噫，這是我掉的。  
王：是這信裏掉出來的。

王：沒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錢，錢，錢，命相連。

王：噫，想問點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個世道，還是讓二哥出去去賺一下，將來一家人團圓圓的好好！

王：倒底三嫂子是明白人！  
李：好吧，好吧，大家湊湊吧。  
王：那我去拿了？  
李：三嫂子，再給你二哥找一套舊衣服，一個籃子。她：一走到門口，又回來一媽，你那小箱子的鑰匙不是在你的梳頭匣下，我給你拿來？  
李：（連忙阻止）你不要動，我自己來。（急下）  
王：（王）（小鳳）小鳳拉着老二進來。）  
王：走呀！走呀！  
李：推，推什麼！  
王：還不快進來！  
李：老二快來，要拉你去當壯丁了，還不想法子躲一躲。去，快進去換……  
王：（外面敲門聲，大家都大驚）  
李：那一個？  
王：姓姜的，有掛號信，蓋個章。  
李：（李）取出，取信進來，蓋了章，把圖章交小鳳拿，自己戴上眼鏡看信）  
王：掛號信？  
李：拿倒了！  
王：（一手把信攉了過去）還是讓王保長給看吧，你又不識字。  
王：啊，掛號信？好的好的。  
李：（折信，信裏夾着一張匯票，落在地下）  
王：噫，紙條兒掉了。（從地上拾起）  
李：（一把搶過來）噫，這是我掉的。  
王：是這信裏掉出來的。

王：沒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錢，錢，錢，命相連。

王：噫，想問點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個世道，還是讓二哥出去去賺一下，將來一家人團圓圓的好好！

王：倒底三嫂子是明白人！  
李：好吧，好吧，大家湊湊吧。  
王：那我去拿了？  
李：三嫂子，再給你二哥找一套舊衣服，一個籃子。她：一走到門口，又回來一媽，你那小箱子的鑰匙不是在你的梳頭匣下，我給你拿來？  
李：（連忙阻止）你不要動，我自己來。（急下）  
王：（王）（小鳳）小鳳拉着老二進來。）  
王：走呀！走呀！  
李：推，推什麼！  
王：還不快進來！  
李：老二快來，要拉你去當壯丁了，還不想法子躲一躲。去，快進去換……  
王：（外面敲門聲，大家都大驚）  
李：那一個？  
王：姓姜的，有掛號信，蓋個章。  
李：（李）取出，取信進來，蓋了章，把圖章交小鳳拿，自己戴上眼鏡看信）  
王：掛號信？  
李：拿倒了！  
王：（一手把信攉了過去）還是讓王保長給看吧，你又不識字。  
王：啊，掛號信？好的好的。  
李：（折信，信裏夾着一張匯票，落在地下）  
王：噫，紙條兒掉了。（從地上拾起）  
李：（一把搶過來）噫，這是我掉的。  
王：是這信裏掉出來的。

（未完）

# 文藝園地

白

魘

沈從文

我需要清靜與單獨，因此長住在鄉下。

鄉下居住一久，和場面社會都隔絕了，一家便在極端簡單生活中，送走連續而來的每個日子。簡單生活中。

又似乎還有個并不十分簡單的人事關係存在。即從一切書本中，接近兩千年來人類為求發展爭生存種種哀樂得失。他們的理想與願望，如何受事實束縛挫折，再從束縛挫折中突出，轉而成爲有生命的文字，擴大加強那個嚮往與趨赴，這個艱苦困難過程，也彷彿可以接觸。其次就是從各方

面通信上，還可和另外環境背景中的熟人談談過去，和陌生朋友談談未來，當前的生活一與過去未來連接時，生命便若重新獲得一種深刻而豐富意義。再其次即從少數過往客人中，見出這些本性善良可愛人物的靈魂，被生活壓力所及，影響到義利取捨時，欲望貼近地面，是個什麼樣子，同樣對於幽微曲折人性若有會於心。

這時節，我面前桌上正放一堆待覆的信件，和幾包剛從郵局取回的書籍。信中提到的，不外戰爭帶來的親友死亡消息，或青年朋友與實生活迎面時，對於社會所感到的絕望，以及人近中年，從誠實工作接受寂寞報酬，一面忍受這種寂寞，一面總不免有點鬱鬱不平。因之精神慢慢分解，失去本來的自主形成一種悲劇

的迸發。從這種通信上，我儼然便看到當前社會一個斷面。明白這個民族在如何痛苦中，接受時代所加於他們身上的嚴酷試驗，社會動力既決定於感情與意志，新的信仰且如何在逐漸生長中。倒下去的生命，已無可補救。我得從覆信中給活下的他們一點希望，也從覆信中認識認識自己。

二十六歲的小表弟黃育照，在洞庭湖邊谷倉爭奪戰中，於華容爲掩護部屬搶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陣亡了。同時陣亡的還有個黃清。爲寫文章討經驗，隨同部隊轉戰各處已六年。還有一個作軍醫的子昭，在嘉善作戰不死却在這一次犧牲。這種犧牲其實包包含有一個小小山城五千孤兒寡婦的飲泣，一朝上每家門前多一小小白木牌子。然而這是戰爭！

「……人既死了，爲做人責任和理想而死，活下去的徒然悲痛，實在無多意義。既然是戰爭，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萬千年青人，誰不對國家前途或個人事業，有種光明希望和美麗的夢？可是在接受分定上，希望和夢總不可免會破滅。或死於敵人無情炮火，或死於國家組織上的弱點，二而一，同樣完事。這個國家因爲前一輩不大振作，自私而貪得，愚昧而殘忍，使我們這一代爲歷史担負那麼一個沉重担子，活時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時如此胡塗而悲慘。更青年一輩，可有權利向我們要求，活得應當像個人樣子！我們儘這一生努力，來讓他們活得比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貴些，不是不可能的！」

一個朋友離開了學校將近五年，想重新回學校來，被傳說中昆明生活楞住了。因此回個信告他一點情況。

「：這是一個古怪地方，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具備，然而鄉村本來的素樸單純，與城市習氣

作成的寒冷複雜，却產生一個強烈明顯對照，使人十分痛苦。湖山如此美麗，人事上却貧富懸殊到不可想像程度。到處是鈔票在騰眠，在活動，大多數人的作人興趣，即維持在這個鈔票數量爭奪過程中。鈔票越來越多，因之一切責任上的尊嚴，與作人良心的標尺，都被壓扁扭曲，慢慢失去應有的完整。正當公務員過日子都不大容易對付，普通紳商宴客，却時常有熊掌，魚翅，鹿筋，象鼻子，點綴席面。奇特現象中最不可解處，即社會習氣且培養到這個墜落現象的擴大。大家都好像明白戰時戰後決定這國民族百年榮枯命運的，主要的還是學識，教部照例將會考優秀學生保送來這里升學，有錢人子弟想入學校肄業，恐考試不中，且樂意出極大報耐代價我替考人，可是公私各方面，就似乎從不會想到這些教書十年二十年的書獃子，遭的是種什麼緊張日子。雨季中許多人家半浸在水裏，也似乎

是應分的。本地小學教員已到有××收入，大學校長收入却小些，大學教授收入在一半法幣上盤旋，完全近於遊戲法的，要一條大蛇從一根細小繩子上爬過。這是當前有理性的知識分子活在無能力的統治機構下必然的悲處，戰爭如果是個廣義形容詞，大多數同事，就可說是在和一種風氣習慣而戰爭！情形雖已够艱苦，實并不氣餒！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養惑疑和否定的種子，這是支持我們情緒唯一的支柱，也是重造這個民族品德的一點轉機！缺少適應現實能力的，却在追求抽象，這裏要的是真正勇敢！

一個習文學的朋友，寫了進近百萬字作品，擱在手提箱中待出路。譯了一大堆作品，勉強可以生活下去。從自修俄文到將托爾斯太「戰爭與和平」譯畢，再一字一句重抄三次，印出後大家尚不知譯書的人是誰。

……國家在變患中受試驗

，個人也免不了有一分。一切事似乎都若無可為，一切事總又若於黯淡濛濛中，還透露出一線光明。因為從各種工作各種事業，都可看出正有人將精力和信心粘附到這個民族發展需要上去。且有人充滿否定勇氣，想從事實泥淖中掙扎而出。這點信心和希望，目前雖尚若十分散漫，到某一時必有個方式可以歸納成爲一個目的。合理的進步，終是可望的！我們在這里日子過得雖如黔婁先生，情緒却很好。尤其是作主婦的，在家事與校課兩忙中，直到把一個主婦最高效率用盡後，還不至於累倒，尚能從從容容的把你譯的一切書仔細讀完！（試想想，到處都有這種讀者，你工作并不寂寞！）自以爲能够把握現實深謀遠慮的人，都各在想方設法用變相高利貸方式，向鄉下人囤購糧食雜物，我們却正討論到使用生命向什麼方面比較有意義。你說的：「極平常自然。近二十年來習文史多側重章句知識

，因之鄉愚陋儒點綴思想家間，本身尚難脫離與光算命鬼神迷信，領導他人時當然不外如彼如此。阿諛情趣若與熱中打算相會合，即不免有類乎現代羣儒鑄九鼎行爲發生。這是必然的結果，並非偶然的表現。這也正可提供後來者作參考，讓我們明白讀書若是在求知識以外，還有點意義，應當是從書本上接受一個健康堅實的做人原則，目下有些人是談不到這個的。若一切經典所建設的抽象原則，已失去其應有尊嚴作用，而網得極零碎壞壞時，我們此時就得來從文學上重新努力。」

這種信照例寫不完，鄉下雖清靜無從長遠清靜，客人來了，主婦溫和誠樸的微笑，在任何生活狼狽情形中從未失去。微笑中不僅表示對於生活的樂觀，且可給客人發現一種純摯同情；對人對事無機心的同情，使得間或從家庭中小小拌嘴過來的女客人，更容易當成個知己，以傾吐腹心爲快。這一來，我工作自然就得

停頓了。

漢巧來的是白胖胖的何太太，善于用演戲時與喬情感說話，敘述瑣事能委曲盡致，表現自己有時又若故意居于不利地位，增加點比本人年齡略小的愛嬌。女孩兒家喉嚨嚶嚶，聲音分外大，一上樓時就嚷：

「從文先生，我又來了。一來總見你坐在桌子邊，工作好忙！我們談話一定吵鬧了你，是不是？我坐坐就走！真不好意思，一來就妨礙你，你可想要出去做文章？太陽好，晒晒太陽也有好處。有人說，晒晒太陽靈感會來，讓我晒太陽，就只會出油出汗！我又加重了十一磅！你試說階個了？」

我不免稍微有點受窘，忙用笑話自救，「若想我靈感，依我想，最好倒是聽你們談談天，一定有許多故事可聽！」

「從文先生你說話笑話。：：可別罵我，千萬別把我寫到你那文章中！他們說我是座活動廣播電台，長短波都有，性能靈敏，

修理簡單，材質結實，這是仿單上的說明；其實！唉，我不過是：：」

我趕忙為補充，「一個心直口快的好人罷了。你若不疑心我是騙人，我常覺得你實有天才，真正的天才，觀察事情極仔細，描畫人物興趣又特別好。對人對事都充滿熱忱。往年王敦吃人家澡豆，前不多久我的弟弟在印度王公府上聚餐，金盞中洗手水也只想喝去。」

「這不是罵我是什麼！」  
我心想，好聰敏，你一定又聯想到大觀園中那一位傻大姐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不成不成，這不是議會和講堂，決非口舌奮鬥可以找出結論。因此，忽略一個作主人的應有禮貌，在主婦微笑示意中，離開了家，離開了客人，來到半月前發現「綠鬚」的枯草地上。

我重新得到了清靜與單獨。我面前是個小小四方朱紅茶几，茶几上有個好像必需寫點什麼的本子。強烈陽光照在手上和手上。照在草地上和那個小小本

子上。陽光下空氣十分暖和，間或吹來一陣微風，空氣中便可感覺到一點從滇池送來冰涼的水氣，和一點枯草香氣。四圍景象和半月前已大不同：小坡上那一片發黑垂頭的高梁，大約帶到人家屋簷下，象徵財富之一部去了。待翻騰的土地上，有幾隻呆呆的戴勝鳥在尋覓蟲蟻吃食。那個石榴樹園，小小蠟黃色透明葉片，早已完全落盡，只剩下一簇簇銀色帶刺細枝，點綴在一片長滿蘿卜秧子新綠中。河堤前那個連接滇池的大田原，極目綠蕪照眼，再分辨不出被犁頭劃過的縱橫綠色條紋。河堤上那些成行列的松柏，也若在三五回嚴霜中，失去了固有的優美，見出一點蕭瑟。

在暖和平則陽光下。結隊旋飛自得其樂的蜂蝶，更已不知死到何處去了。

我於是從面前這一片枯草地上，試來仔細搜尋，看看是不是還可發現那些綠色斑駁金光燦爛的小小甲蟲，依然能在陽光下保留本來的從容閒適，帶着輕快神

情，於草梗間無目的漫遊，并充滿遊戲心情，從彎垂草梗尖端突然下墜？結果完全失望，一片泛白的枯草間，即那個半月前爬上我手背若有所詢問的小小黑蠅，也不知歸宿到何處去了。

陽光依舊如一隻溫暖的大手，從數千萬里外向一切生命伸來。除却我和面前土地，接受這種同情時，還感到一點反應，其餘生命都若在「大塊息我以死」態度中，各人都在思索邊際以外結束休息了。枯草間有着放光細勁枝梗帶曳長穗的狗尾草類植物。種子散盡後，尚依舊在微風中輕輕搖頭，假裝在光下表示生命雖已完結，責任猶未完結神氣。

天還是那藍藍，深沉而安靜，有灰白的雲彩從樹林盡頭慢慢湧起；如有所企圖的填去了那個藍穹一角。隨即又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所抑制，在無可奈何情形下，轉而成爲無目的的馳逐。馳逐復馳逐，終於又重新消失在藍與灰相融合作成的珠母色天際。大院子同住的人，只有逃避



空襲方來到這個空地上。我需  
逃避的，却是地而上一種永遠帶  
點突如其來的襲擊。我雖是一個  
寫故事的，照例不會拒絕一切與  
人性有關的見聞，可是從性情可  
愛的客人方面所表現的故事，居  
多都像太真實了點，待要把它  
寫到紙上時，給人印象不是混  
亂荒謬，便反而近於虛幻想像了。

：：：另一時，正當我們和  
朋友商量到一個嚴重問題時，一  
位愛美而熱忱，長於用本人生活  
抒情的溫太太，如一個風暴突然  
侵入房中。

××先生（向一位陌生客人  
說），你多大年紀了，怎麼總不  
見老？十年前你是這個樣子，現  
在還是一樣一樣，吃了多少湯保  
命！我從四川回來，人都說我老  
了，不像從前那麼一切合標準了  
，（撫撫豐腴的臉頰）我真老了  
，我要和我××離婚，讓他去和  
年青女人小羚羊小梅花鹿戀愛，  
我不管（他補充說私下看過先生  
日記）我喝咖啡多了睡不好覺，  
會失眠（用銀匙子攪和咖啡）這  
稿上的字寫的真好，寫得多歡和  
（用手胡亂塗那些不大容易顯識  
的草字）人老的真無意思，我要  
走了。明早又還得進城，：：：真

氣人。」溫太太話一說完，當真  
氣走了。只留下一個颯颯來臨的  
空氣在一羣朋友間，雖並不見毀  
屋拔木，可把人弄得胡胡塗塗。  
那種人為的颯颯去後許久，  
主客之間還不免帶點刺餘驚悸，  
都猜想：也要當真有什麼重大  
變故要發生了。至少是這變故業  
已在溫太太靈魂上發生？結果還  
虧主婦用微笑打破了這種沉悶。

「溫太太為人極可愛，有什  
麼說什麼。只因爲太愛好，事不  
能盡如人意，瑣瑣家務更多煩心  
，所以總是去向朋友說到家庭問  
題。其實剛才說起的事，不僅你  
們不明白，過一會兒她自己也就  
忘記了，我猜想，明天進城一定  
是去吃酒，不是有什麼別的問題  
的！」大家纔覺得這事原可以笑  
笑，把空氣改變過來。

主婦還有話不會說明，即另  
外一時本來有客人來鄉下代溫太  
太要處理大問題，結果却只是吃  
了杯酒，調解無事。  
溫習到這個驟然而來的可愛  
風暴時，我心便若失去了原有的  
證靜。再也不能集中於一種意見  
或一組觀念上。  
我因此想起許多事情。如彼或  
如此，在人生十分真實，但各  
有它存在的道理，巴爾扎克或高

爾基，筆下都不會放過。可是這  
些事在我腦子中，却只作成一種  
混亂印象，假若一頁用失去了時  
效的顏色，胡亂塗成的漫畫，這  
漫畫儘管異常逼真，但實在並不  
動人。這算個什麼？我們作人的  
興趣或理想，難道都必然得奠基  
於這種瑣瑣粗俗現象上，且分享  
活在這種事實中的小小人物悲歡  
得失，方能稱爲活人？一面想起  
這個眼前身邊無剪裁的人生，雖  
無幾次卻又儼然有物各遂其生  
的神氣，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  
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實  
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毀滅正若  
某種稀有高級生物受自然苛刻特  
別多，不能適應反而容易夭折，  
不免苦痛起來。我還得逃避，逃  
避到一種抽象中，方可突出這個  
人事印象的困惑。

我身邊有發動機在高空搏擊  
空氣的聲響。這不是一種簡單著  
樂，單純調子中，實包含着千年  
來詩人的熱狂幻想，與現代技術  
的準確冷靜，再加上戰爭殘忍情  
感相揉合的複雜矛盾。這點詩人  
美麗的情緒，與一堆數學上的公  
式，三五十種新的合金，以及一  
點兒現代戰爭所爭持的民族尊嚴  
感，方共同作成這個現象。這個  
古怪混合物，目前原在二萬公尺

以上高空中自由活動，尋覓另外  
一處飛來的同樣古怪混合物，一  
到互相發現時，三分鐘內的接觸  
，其中之一變成一團火球向下墜  
。這一世界各處美麗天空下，  
每一分鐘內差不多都有這種火球  
一朵朵往下墜。我就還有好些小  
朋友，在那個高空中，用極端單  
純的注意，預備使別人從火球中  
下墜，或自己挾帶着火球下墜。  
當高空飛機發現敵機以前，  
我因爲這個發現，我的心，便好  
像被一粒子彈擊中，從虛空倏然  
墜下，重新陷到一個更複雜人  
事業中，完全失去方向了。

忽然耳邊發動機聲音重濁起  
來。抬起頭時，便可從明亮藍空  
間，看見一個銀白放光點子，慢  
慢的變成了一個小小銀白十字架  
。再過不久，我坐的地方，而前  
朱紅茶几，茶几上那個用來寫點  
什麼的小本子，有一片飛機翅膀  
作成的陰影掠過，陽光消失了。  
面前那個種有油菜的田圃，也暫  
時失去了原有的綠意。待陽光重  
新照臨到紙上時，在那上面我寫  
了兩個字，「白雲」。

（一九四四昆明寫，一九四  
七北平改）

七北平改）

# 感時篇

梁秋水

## 收麥

〔此詩於五年前日本在華北搜括糧食時作〕

團四不恒有，羣疑為不祥，  
 紛紛相竊踴，深慮週年荒。  
 春夏好風雨，麥苗秀且長，  
 油油彼原隰，彌望色青黃。  
 驟蹄一羣酒，依例學田穰，  
 奪車雨俱滿，十家九傾覆。  
 豈知麥為累，羣鬼問其傍，  
 昨日逸蛇蠖，今日遇豺狼。  
 村南至村北，東莊至西莊，  
 比戶全搜徧，所餘惟秕糠。  
 入室逼財帛，登堂索酒漿，  
 計地若干畝，每畝若干糧。  
 照章即交割，不容再酌量，  
 太上官家事，此事異尋常。  
 所納不如額，限期速補償，  
 斯為曠世典，恩典慎勿忘。  
 鄉愚恭聆下，感激復徬徨，  
 上言麥有數，一粒未敢嗜。  
 除賦官家外，需索非一方，  
 應之實狼狽，不應轉周章。  
 無麥特無食，有麥日惶惶，  
 麥價無完期，嬰兒典衣裳。  
 新麥初上市，糧價忽飛揚，



# 「九月」殘章

保加利亞·G·米列夫著  
勞 榮 譯

人民底聲音：

神明底聲音。

被千萬把軍刀

刺傷了的

人民——

被壓迫

被揮擊——

比野獸還愚蠢，

活着

沒有腦子

沒有神經——

起義了

在警報頻傳的黑夜

從惡劣的生活裏抬頭

——用自己底鮮血寫下了：

### 自由！

——人民底聲音——

——神明底聲音——

啊，神明！

支持這神聖的事業

這是粗糙的黑手創立的：

給以勇氣吧

您不要吝嗇，向人心傾注：

您不願誰做人奴隸——

而今——我們在自己墓穴前

立誓——

我們要使人類復活

使人世獲得自由

死神站在我們面前——

讓它站着吧！

跨過去！

迦南繁開鮮葩

從荒蕪了的真理

給我們——

生命美夢底永恆的春天：：

我們信仰！我們理會！我們

渴望！

上帝站在我們一起！

九月！九月！

啊，鮮血之月！

從向上走的路上

突然粉碎！

第一個起義了，馬格里然

斯塔拉

和

新架谷拉

乞爾般

洛姆

費爾定南

貝爾柯維察

薩蘭姆倍

梅德可凡茨

（和安特萊奧司祭一起）

無數鄉村和無數城市。

人民起義了

鐵錘

握在手裏，

滿身油煙，火燄，曠澤，

——放着鐮刀的田野，

被寒霜與雨水所浸淫的：

黑暗勞役的人們

帶着沒有表情的忍耐——

秋收不須問，豐歉都經望。  
吁嗟牧羊人，一何太無良！  
利金資積蓄，輸粟非太倉，  
甘心媚異族，甚於作虎狼。  
怨毒中人深，願及汝憎亡！

### 吏捉人

(此詩於五年前日本在北  
平捉壯丁時作)

官府司民牧，儼然民父兄，  
保民如保赤，奈何絕其生。  
吏雖愚無知，正亦解逢迎，  
奉命為牙爪，一若有光榮。  
窮巷張羅網，道旁設坎坑，  
獵人從指使，鷹犬各縱橫。  
老弱不中程，所需惟壯丁，  
壯丁耐作苦，差無負同盟。  
捉人如捕鼠，不許一哀鳴，  
驅逐去何方，至今苦難明。  
或傳渡東海，又言出長城，  
一生而九死，餓死心不平。  
家人縱悲痛，飲泣暗吞聲，  
不敢報官府，官府本知情。  
存歿積冤憤，慘慟動舊京，  
黃昏聞鬼哭，白晝絕人行。  
每念石壕吏，古今同苦兵，  
彼猶善於此，千載有惡名。

(不是科學家)

天才

演說家

煽動者

工廠老闆

駕駛員

街學家

作家

將軍們

酒后的政客

音樂家

和

編輯

而是

農民

工人

引車賣漿的粗人

沒有土地的

沒有救濟的

苦難的

乞兒

野豬似的男子

野獸似的

千萬的

大眾——

人——

千萬個信心

——信賴着人民的覺醒，

千萬個意願

——願望幸福的生活，

千萬顆粗獷的心，

——每顆心裏一股烈火，

千萬隻黑手

——結成廣漠微紅的圓周，

向空中突起

紫綠的

旗幟

翻飛着

在高空

沒有止休

俯視着在通身顫抖與騷擾中

震撼的祖國：狂風暴雨的碩果：

千萬萬萬——

大眾——

人民。

譯者附註：米列夫（M. I. Milif）

是保加利亞著名詩人，此為詩

人歌詠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

人民革命的敘事詩。原詩用世界

語寫成，極長，這是其中三節，

選刊於一九四七年世界語「國際

文化」六，七期合刊號。

一九四七，八月，上海。

### 辦法

### 本刊擴大徵求基本訂戶

- 一、基本訂戶訂閱本刊以三個月為限共計六期
- 二、平常郵費壹萬伍千元掛號二萬元郵平壹萬掛號元郵掛二萬肆仟元
- 三、基本訂戶訂閱期間不受增價影響，續訂按新定價八折，以示優待。
- 四、基本訂戶購本社出版之書刊或合訂本按八折優待。
- 五、介紹基本訂戶十份以上者，贈送本刊三月。
- 六、匯款 寄：北平四單李開老胡同內高義伯胡同五號九聯與生活社經理部收。
- 七、自九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一日止為擴大徵求期間外埠以郵遞為憑。

給我們

多介紹一份訂戶，  
多增加一分力量。

歡迎各地同業批銷  
批銷辦法函索即寄

# 博克遜從軍記

①

W 薩洛揚作  
張尚之譯

## 薩洛揚的路 (代譯序)

威廉·薩洛揚 (William Saroyan) 對中國讀者並不是太生疏的美國作家。他的短篇小說集「俺名字叫阿郎」和小說「人間喜劇」，都有中譯本；但是，他取材和處理的獨特，一方面使他充分地發揚了所謂「薩洛揚式」的新鮮、動人的幽默，另一方面却使他在美國以外的讀者心目中，不能像同時代的美國作家史坦倍克和海明威一樣，和薩洛揚比較起來，後者該屬於上一代了！那樣顯赫。

不過，年輕的加利福尼亞人薩洛揚，也許因為他的阿美尼亞血統的關係，具有他獨特的風格，這種風格是幽默的，也是詩意的。它似乎最適用於用來表達那種活潑的、絕不是過份的、而他所含著的哲學。有人說薩洛揚是「美國的沙士比亞」，雖然像是說得太早一點，但用這話來形容他受美國人歡迎的程度，絕不是過份的。而他能受美國人歡迎，也就因為他的獨特的「薩洛揚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薩洛揚風格的發展過程。早期的薩洛揚短篇——他開始是專寫短篇的——中，充滿了像「人鼠之間」打交道那種神奇古怪的氣氛，而且時常帶着一種頹廢傷感，近於無可奈何的幽默。逐漸地，他發現了自己的路向，發見了他周圍的人民，和這些人民們的生活。於是，他開始從神秘古怪的牛角尖中跳了出來，用人民的語言——他的作品完全用最簡樸、夾雜着俚語的文字寫成的——寫出人民的生活。收在「俺名字叫阿郎」中的自傳式的短篇，是這種「薩洛揚風格」形成過程中最明顯的標誌。

薩洛揚作品中的主角，大都是一個對世界、對人生具有一種天真的看法的人物，其實這樣的人物，正代表着從美國大熔爐中出來的英國人、俄國人、義大利人、世界各國的人所形成的那個典型的美國人——不是林肯，不是愛迪生，不是羅斯福，也不是無力的機智，它是一個健康的、積極的、幽默的、一個有愛、有憎、有力量、有個性的生命。同時，薩洛揚式的幽默，流露在字裏行間，它不再是無力的機智，它是健康的、積極的。

薩洛揚的作品，像我們民間的年畫一樣，從沉樸中流露出它的美，流露出對現實生活的樂觀的看法。但，和我們民間的年畫一樣，它給予讀者的社會意義，沖淡了它原有的啓示性。雖然經純藝術立場上看，這並不是可以非議的弱點；但如果克服了這個弱點，我們一定能見到一個完美的喜劇家薩洛揚的。喜劇比悲劇難下筆，薩洛揚一直是在喜劇上努力的——或者說世界的悲劇中搬演着的。

薩洛揚筆下的美國人，在惠斯萊從軍記中第一次參加了一個屠殺人民的屠殺，作者已經表示了極大的憎惡。從這一個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時常在懷疑：為什麼不讓真和美統治這個世界，不要使人民去屠殺人民呢？惠斯萊從軍記是薩洛揚從軍後寫的，它以薩洛揚的風格描寫了這個戰爭，也以薩洛揚的風格寫出了典型的「美國老百姓對於戰爭的看法。美國當軍人們高喊着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爭時，一位作家寫了一個平凡的美國老百姓的筆來要求真和美，雖然不一定，是挺有力的，至少也是一個呼喊！

惠斯萊唱「伐蘭西亞」，接到

一封重要的信

我的姓名叫惠斯萊，傑克遜，我現在是十九歲，我愛唱的歌是「伐蘭西亞」。我想世界上每一個人有時聽他愛唱的一支歌的。我愛聽人那麼提高了嗓門唱：

伐蘭西亞！

在我的夢中，好似

常聽見你軟聲地喚我！

伐蘭西亞！

達特，塔拉他，達特，塔拉他

達特，塔拉他，達特，他！

得，你知道了我的姓名，年齡，和我愛唱的歌，但是還有一件該知道的關於我的最重要的事你可說不知道：我長得醜。我並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有一點兒醜，我是完全的醜。為什麼這樣，我不知道，可是它就是這樣，這就完了。我每次去刮鬍子時就會吃一驚。我不能信有這樣醜的人，可是這人就在我的眼前，而且就是我！那就是惠斯萊·傑克遜（三九，三三九，九九三），那並不是別人。直到三年前我開始刮鬍子，每隔兩三天就得看見我自己的面貌，在那時之前，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如此之醜，這正是我對刮鬍子起反感的道理。

因此，三年前我就想到要儘可能地別露臉。我常常散步，讀了不少書。散步使你思索，讀書使你別人的思想接觸——大概這些人大都也是很醜的。你散了不少步，讀了不少，想了不少之後，你就會和你自己談話，不過，那並不真止是對你自己，而是對你在書本中所遇到的人談話。

其次，你進入思索之後就要寫一封信給別人，我也如此做過。我意思是指我當時想我該寫一封信，祇是我不知道該寄給誰。在我有生以來一部份的年月月中，祇是和爸爸分住的，我該不和誰接觸的。

至於爸爸我不知道爸爸在那兒。至於我的弟弟維吉爾！就算你明瞭他，你對個才十三歲的傢伙能說什麼？何況我並不明瞭他呢！

我並不認得任何其它交情夠的上可以遞一封信用的人，因此最後我寫了一封信給福基士夫人，她曾經在舊金山星期日學校中教書。

我寄了那封信給福基士夫人後大約一個月的一天晚上，郵務處發了一次大騷動，因為那邊有了給我一封信。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的信，我的姓名和一切全都用打字機打在信封上，呵，伐蘭西亞！

過了一會兒，我拆開信來瞧瞧福基士夫人說些什麼，但是信封不是福基士夫人寄來的，它是那一區教堂的牧師寫來的。他說他很抱歉地要告訴我福基士夫人已經死了。她是三個月前在睡覺中過去的，七十一歲。他說他冒昧地拆開了我的信，他說他已經把它讀過了六次以上了。他很引為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見到我，因為我信上判斷起來，我是個優美的基督青年（這，在他沒告訴我以前，我從來都不知道的，這是爸爸聽見了會高興的事）。他說了不少別的事，我讀那信時眼淚都掉了下來，因為福基士夫人死了，之後他又說：「有一件事我在仔細考慮之後才決定告訴你，而且我希望你能莊重而謙遜地接受它：你是一位寫作家。」

得了，我當初想這人一定是瘋得狠，但是過了不久我却發見自己接受了他的勸導，這也就是我怎麼會寫這段故事的原因。這故事主要地是關於我的，因為此外我對別人認識得都不很透澈。

我寫給福基士夫人的信措辭很留意！思想也很小心，我想！但是現在我不必再留意了，我意思是說我所想的在此時是對的，不管它將來如何。

惠斯萊解說陸軍對一個人做

些什麼

我在前面說過那位牧師回我給福基士夫人寫的信

的那一封信是我有生以來接到過的唯一的信，但遺憾不完全準確，雖然它也不是假話。我有一次接到過大總統寄來的一封信，但我想他並不知道信中詳情，因此我不把它當作一封信。它到底不是私人間的信件。它看來也不誠懇。我讀到那句「祝福」時，心中奇怪為什麼不是「再會」呢，因為它意思是說我馬上就要到陸軍中去了。我聽人說過，祇要你能呼吸，陸軍就要你，而我呼吸得常是很好。我聽見說過不少關於陸軍方面的事情，但是從沒有聽說過我馬上要穿上軍裝，為的是我沒有犯罪的紀錄，我不是瘋子，我心臟並不衰弱，我的血壓很好，而且我所有的手指，腳趾，眼睛和鼻子，還有很多很多我天生的東西，它們完全是○。○。○。看來好像我是製就了的一個軍人，一直在舊金山的海灘上和公共圖書館裏逛來逛去地等待宣戰似的。

我記得在戰爭開始以前，全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活着，沒有一個人對我多少留意過一下心。沒人約我參加幫助他們來解決和平的種種問題。而我以往却一直是這樣一個人，一直都需要一點現款。這，是為什麼戰爭開始後，迷漫全國的那種一家融洽精神使我懷疑那些開殺會的人們，因為看來他們常是笑容可掬，滿是希望，很快地變得英勇萬分的，可是那些穿上軍裝的人們大半期間都是昏擾不清，很可憐的，祇有在沒別的可幹時，他們才開始微笑，而且從來不會很有希望的，因為他們不很知這世界上發生着些什麼，或者它們的意義是什麼，或者可能的結果又是什麼！我是說對他們的結果！而且他們從不忿忿地要英勇一番，因為一點小小的不幸，就會使他們又英勇，又死亡的。一個人知道了像這樣的事，他不能叫全部心清去享受一個宴會的。亨利，魯滋和我一早在接待站中過我們陸軍生活的最初幾天時，他常說：「傑克遜，這是個流浪漢過宿站，你是一雙流浪漢。」

亨利，魯滋在應徵前是一位鑒定公務會計師，在舊金山的蒙哥馬利街上一個機關中工作。他不是孩子了。他已經四十三歲了，但是那時他們也徵了他。

有一天黃昏，正坐在我們營房那一堆木板上讀著一本我在鎮上找到的，叫做「戰爭的藝術」的書，哈萊，柯克在木板堆的那一頭，仰天躺著，我看見有一堆軍人，其中有一位平民，從郵政站那個角上轉過來，直向木板堆走來。單聽他們動的方式，我能斷定他們是要角兒。你從走路的方式上可以分別出誰是軍官，誰是小兵。那不是因為軍官比小兵走得好，那是因為別的東西。即便在相當距離外，你能看到一位軍官感覺到他的正受人注意，或者是受上級軍官，或者是受小兵丁們的注意，而且你能看出他以為在這一個人物的世界（如他自己所表現的）中，他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果他是中尉，他表現得不如一位上尉那樣重要，但是比隨軍中大多數人，或者在還事件中比世界上大多數人都顯得更重要些。我不必到一位上尉的肩頭上去看那錫打的雞來判斷他是位大人，我祇要看看他在別人之間所佔的空間就知道了。他出著比他身邊的少校略為重要些，少校比他身邊兩位上尉略為重要些。那個中尉在那堆人中間簡直小如芥末了，但這些人們中間最重要的是那位平民。他也是他們中間年紀最輕的，也許還不到二十六七歲。

我們現在聽見了他們的話聲，哈萊扮了一個鬼臉。

「待我們聽過他們的話，」我說。

他們相互間都很快，那是軍人們所特有的那種愉快，但同時他們也很謹慎。像一個才離開信託部，進了一個大百貨商店的人似地，那位上校是很興高采烈的，但是他說的那些話在我聽來覺得很可笑。我猜想那位平民是一家報紙派來寫軍中生活速報的。聽著，我聽見他說：

「雷明頓上校，我是否能和你部下的一兩位士兵們說一兩句話——誰都可以。」

「當然可以，」雷明頓上校說。

「當然可以，」雷明頓上校說。

不久，這些話聲太近了，聽來可就不太舒服。我記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們那一整批人全來到木板堆

周圍，他們一眼就看見雷明頓和柯克和我。我還沒打定主意怎麼辦時，他們已經看見我們了！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看了我們，而特別是那位上校。哈萊假裝着不知。他們在那兒，他開始不必要地提高嗓門唱著，好使人覺得他並不知道附近有人在似的。因此，情勢是變我去做該做的事——祇是我能不知該做的是什麼。我雙腳跳了起來，聽見我正站在比他們頭還要高一點的地方，使我感到很怪。可是雖然如此，我還是把右手中的書拿掉，可以自由敬禮，於是我就過！禮！除了那位平民以外，大家都回了禮，那位上校說：「雷明頓，孩子，」於是，我知道他是想留點印象給那記者。他想那位記者得到他是一位真正的軍人的印象。因此，他注意到那本書，說道：「在補充你的功課嗎？」

這時，哈萊也站起來了，而在那絕對不是時機的時候，他敬了禮，而且他敬禮非常遲慢，好像全世界的时间都屬於他的似地。得，當時有泡很難堪的一刹那，因為哈萊的敬禮動作太遲慢了，以致使軍隊中人們看到一個漂亮的敬禮被擾亂了時所。自動的反應也因而發生了。沒人動作來回哈萊的禮，而哈萊也不放手。他就那樣站在木板上，舉手敬著禮。經過一番糾紛後，上校很生氣地回了禮，其它的軍官們都照樣動作一番。現在，他們都喪了氣，我想他們一定希望不過見我們了。

上校問我是不是在補功課，這話已經阻攔了很久，我並沒想到該加以回答，因此我也祇是站在那兒。那位記者打破了當時的緊張局面說道：「雷明頓上校，您能允許我和這兩位士兵談談嗎？」

這時，上校並不很愉快。

「我願你和你愛交談的任何人談話，」他說。「任何人都可以。」

那位記者望著哈萊，微笑一下，說道：「你喜歡哈萊嗎，麥克？」

「我不喜歡它，」他說，「而我的名字不是麥克，是

哈萊。」

「你的姓呢？」

「柯克。」

哈萊從木板上走下來。我以為他會和那位記者和那些軍官們站一會，回答一些問題的，但是他說一個字就轉身走開了。我想他，是去郵政站，就是去看電影。於是，就留下了我了。我看出上校對哈萊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都很為不憤，因此我決心要使事情好轉一點——第一是為哈萊，再則是為上校，因為我不願看到人們那生氣，不論他是誰。

「哈萊今天下午得到他父親一封信，」我說。「他滿得很兒，他父親以為他快死了。他哭了一下午。」

我說話時就走了木板堆。我一直望著上校，看他如何接受我的話，而他是無疑地以正確的方式接受着的。一方面，他是鬆了一口氣了，我覺得他很快我的使他跳出了一個困難關頭。這上校非常靈敏地抓到了使這個兵站保持它的好名也是保持他自己大好名的大好機會，這機會就是要對哈萊的不幸表示不快樂。但在另一方面我又看出他聽見哈萊的母親快要死去的消息是多麼的快樂，因為這說明了哈萊並不是真正不喜歡陸軍，他不喜歡的是他母親快死的念頭，這又當然是另當別論的事。

「對了，」上校對記者說道，「我料到那可憐的孩子是遇到了一些感情上的痛苦了。艾爾德林少校，請你為大兵柯克安排一個回家的假期，好嗎？我要那孩子坐下一班火車出城，在城中過上幾天。我要本兵站每一員士兵都知道我們——司令的軍官們——是他們的朋友。少校，寫上使大兵柯克回家去。」

「是，長官，」少校說。「我明天早晨把這事當第一件去辦。」

「去那明大早晨的第一件事——這的！」上校說道

「現在就辦！馬上！」

上校轉臉對我。

「大兵柯克的家在那兒？」他問道。

(未完)



中國貨  
無上上品

# 西北實業公司

設備

設備齊全  
出品精良

定價低廉  
歡迎批購

煉鋼廠 修造廠 化學廠 電機廠 鋸木廠 洋灰廠 煤礦廠 紡織廠 棉織廠 毛織廠 織造廠 火織廠 製皮廠 捲印廠 油印廠 酒發廠 麵粉廠 麵色部

## 主要出品

各種鋼鐵料 各種生鐵 各種鐵模 各種鐵邊 各種鐵紙 各種鋼絲 各種鐵釘 各種鐵油 各種鐵肥 各種鐵皂 各種工作機械 各種油漆 各種印刷 各種針織品 各種棉紗布疋 各種皮革皮件 各種毛呢呢噐 各種毛毯 各種硫磺 各種鉀酸 各種高級耐火 各種炭磚 各種焊接用氧氣 各種玻璃製品 各種電器 各種油漆

總公司：山西太原市興騰所十號

電報掛號

電話

六〇〇七號

一二一〇一一二一九

## 辦事處

天津：天津第一區陝西路 七六號，電報掛號〇四九九

北平：北平內二區豐盛胡同四號 電話西局〇五七六號

電報掛號一三二二號

西安：西安梁府街三十五號

上海：呂班路呂班坊九號電報掛號0356號

石門：道岔路九號（電話三一六號）電報掛號6007號

（各種成品，備有樣品，函索即寄）